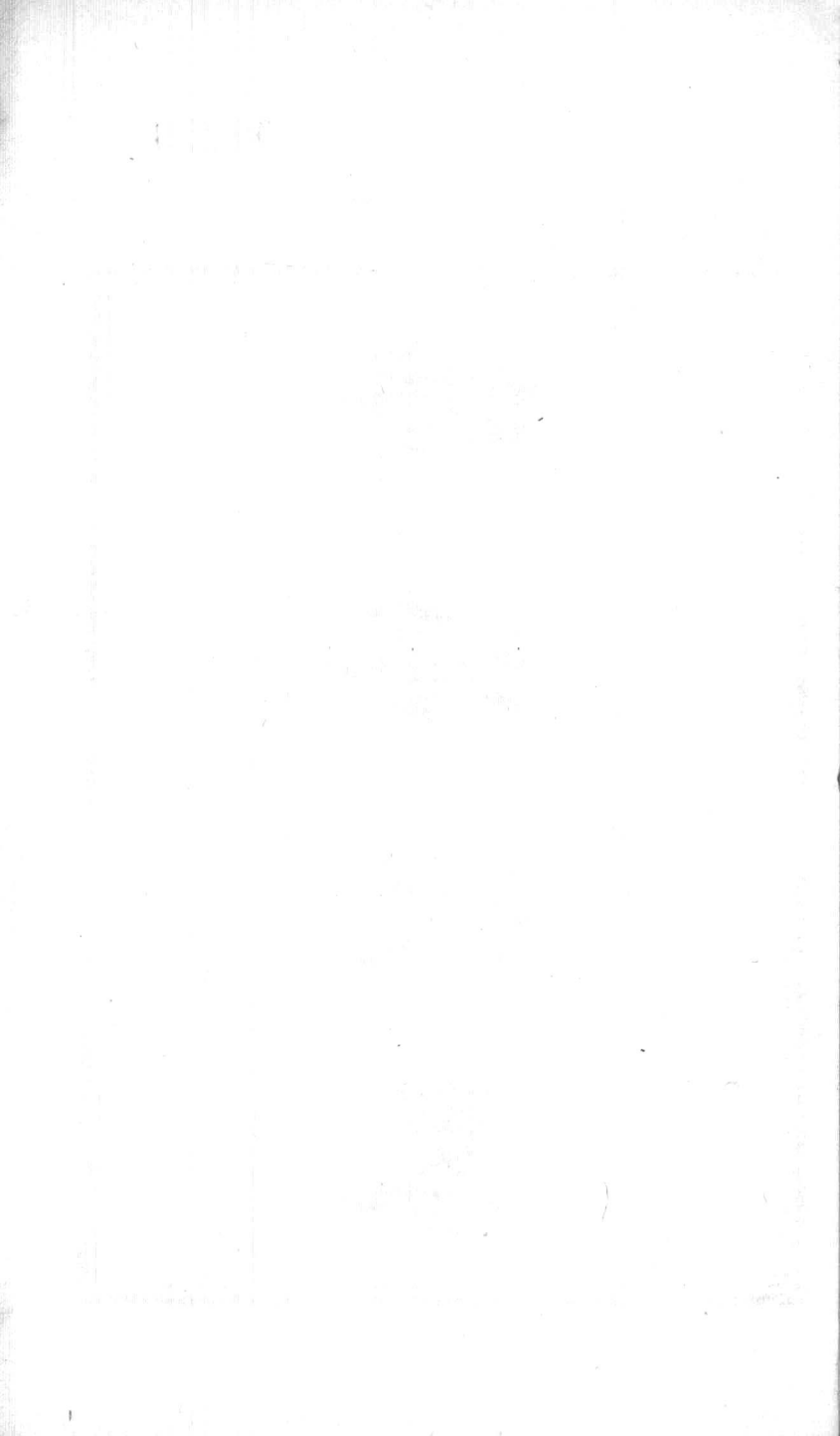


別下齋叢書



靖海紀畧



馬稜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
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爲能知儒者乎苟爲儒者必明
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只自任不爲蠶絲耳不知
其能滅智氏以爲民愛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
已知有沈城之事銅出其墻矢發於屋非卒忽適然爲
之也天啟崇禎之間置一曹方城于閩同而閩同大治
當是之時海寇颺作壓城城不摧方其處之有如宿將
綸扇韎韐迭御堂皇轉箸五年剿撫俱効今讀其言畫
地聚米應鏃投捩守距環脫驅鈐役符夫以韓白在壇
留泌居幄卽多秘計要其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
入禁中計天下大事連奏劾大將之否不律者天下之

人益貴其識皆曰使其秉樞坐籌殺天下賊當盡嗟乎
今且以譴去聖人之治豪傑根本漢高顛倒之而後盡
其用此豈可以一端見乎我固嘗懷二策未之敢獻其
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奈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
下之才足殺賊奈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責將
不如責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
求過赦魏尙又一策也

倪元璐題

子瞻氏有言奸萌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
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遑哉斯言通治內于威外方寓戎
敵盜賊之患以將帥摧掃之不足者以長吏式遏之有
餘我國家鏡於治亂之原內之臺諫與外之長吏任寄

出入相埒並重名碩勲績往往繇此其選當茲中外脊
脊多故凡今日長吏皆將帥任也能爲將帥者乃可爲
長吏乃可以重臺諫而有餘我友方城曹公在諫垣是
能重諫垣者也起家邑令則在閩之同安海內知公重
諫垣不知其重于令同尤不知其重于能以令爲將帥
也閩海自中盜患數十年滋劇同實海之喉吭天啟崇
禎之交邑海患岌岌幾以邑殉則幾以閩殉自公治同
五年辦取一片真膽畧真經濟丸弄而蝟承之勦撫隨
機張弛盡變獎率我閩井保甲悉成精卒鳩集彼漁舟
賈舶盡爲戰艦用戰用守用間諜用招安用解散用誘
購賊械百出一一籌之以整暇卒使三四渠率順者搏

穎逆者獻馘功成而全閩晏如在事文武大吏咸以馘
定受異酬獨公意色淵然若不與籌海事也者斯其爲
卓魯者乎爲頗牧者乎公旣自以積望實入冠諫垣益
發抒規天下安攘大計謇諤不少骫狗屹然長孺禁闔
淮南寢兵之風直以嚴冷孤峭危身任怨未幾得意外
嚴譴噫臣子分誼譽懼功凶何容避就藉第令業躋清
顯宦海得失稍稍易志縱掖梧棲穩又何以爲公是當
其治邑日亦安能不愛官不愛名并不愛命以爲閩海
救甯此土也期生忝公交盟二十餘年素服膺公器識
襟量沉深而宏遠方其籍孝秀淹公車時已覘必辦天
下事惜也試之令邑能靖邑以重閩晉之諫垣不得久

諫垣以重朝廷風霜雨露天心世道未來夫安可量公
于此際正益恬穆任之吾儕高目時事因得讀紀畧而
有慨于此請以是編質今之爲長吏者令盡如公尙厯
廟堂將帥之思哉同里友弟彭期生題

靖海紀畧總目

卷之一

上周衷元按臺書

上過承山司尊書

上周際五海道書三通

上朱明景撫臺書十四通

上憚臚原守道書

上趙芝庭按臺書

招回告示一道

安中左告示

安各地方告示

通詳寬限蠲免稿

與同年黃東崖書

與鄉宦黃元眉書

荅張遊擊書二通

荅何海防書

論帖一通

卷之二

荅衆鄉紳書

荅何海防書

與李任明書

定商人穀價告示

上朱未孩守道書二通

示諭劉五店澳民

與顏同蘭書

守城議

上熊心開撫臺書并文移共十二通

上趙芝庭按臺書

荅項元海書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三通

荅張遊擊書

與黃東崖諸紳海上近吏書

立海紀畧續目
二
荅朱明景老師書

荅葉慕同書

卷之三

上熊心開撫臺書廿三通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荅王壯其府尊書

與趙副總書二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五通

上陸筠脩司尊書

上吳磊齋司李書

卷之四

團練鄉兵示

團練鄉兵條約

給鄉兵糧糗議

編造漁舟壯丁示

申報漁丁文冊

團練漁兵欸目

會集協勦示

查申漁兵功次

行賞有功漁兵

請賑申文

勸諭捐賑

設法賑濟

靖海紀畧卷之一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颺爾弢

閱

宋 玫文玉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輯

蔡國光士觀

上周衷元按臺

是時撫院朱如容名欽相

同安濱海獨當其衝自春及夏海盜橫行地方之被毒者甚慘職所目擊而痛心者也頃以招撫聚千百狼虎於中左片地淫人殺人無所不至地方哀號震動告案盈箱職委曲調停未嘗敢以徧急用事但細思之新撫

固可慮百姓亦可慮且更可憐矣七月念一日把總宋九龍有李念貞傳三官仔毆殺劫掠之報職已經通詳今解海防何同知研審然此亦據武弁偏辭耳至於旣撫之衆殺人無數掠人無數猶然海上劇盜情狀纖毫不以上聞也七月念三日商民陳芳者昔曾被劫於海洋感賊不殺之恩設席請柯愛等數人飲酒飲畢遂擁至灣民吳廷尙家索取海洋票約舊銀有舊稱總管金目老喝柯愛拿人愛向前網拿吳廷尙之父廷尙持棍格球打傷一足餘皆奔散各船保甲見其鴟張恨不能卽食其肉因而解縣職恐不懲責無以平衆怒故撻之平民莫敢保領姑寄監候謂如是方可仰承上臺安撫

至意職豈以成心偏護良民哉不意俞總兵隱此一段
真情以激撫臺之怒也八月初三日已蒙撫臺憲牌著
職寃解今將吳廷尙柯愛各杖一并解奪法如是止矣
若別有苛求非職之所敢聞也始末情節如此惟台臺
鑒職苦衷轉聞撫臺將海上生靈悉歸衽席矣

上過承山司尊

職受篆方數月而海氛不靖兵將股慄以真翫惕而託
之假張皇如岌岌有不能旦夕保者然密偵之殊不然
楊祿楊策一無賴蠢賊夥不過以千計船不過以十計
以我漳泉兩郡并力圖之何難滅此朝食所慮者賊在
於外奸在於內耳俞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而心素

腹中止有一楊賊多方勾引多方恐嚇張賊之勢損我
之威以愚弄上臺而轉勦爲撫異日者擔得之資俞與
素各各滿腹便可了局矣第不思此端一開而海上劇
盜獨一祿策也哉聞風而起謂作賊得財并可得官恐
撫未有已時也中左片地將終爲虎狼之穴矣職患在
剝膚不敢言而又未敢遽達之撫臺以觸俞鎮之怒伏
望台臺婉曲轉聞嚴飭兵將壹意擒斬以防其蔓

上周際五道尊

諱應期

蒙諭僱賃商船自是職切身之事然卽此一事便同塵
飯敢爲台臺陳之四月中俞總兵自行封船十一隻向
不相聞也職親詣中左編造澳甲船戶嗷嗷控訴守待

日久資糧乏絕殊有可憫者何同知於五月間有稟委邵縣丞封船已封一十五隻俱可載五六百石者何同知以船小不便衝犁必須二千外石者曾令職僱賃徧訪諸灣無此大船卽有之亦不可得賃也大都商船覓利但知有利衝犁何事而樂於赴難乎且撫臺嚴禁雙桅巨船縱嚴責灣中無不托改造之說而引以自避者無米之炊巧嬾實難職非敢弛於負擔以虛台命也倘必須僱賃亦止有五六百石者在職當親詣諸灣賃之然聞有旋賃旋放惟賄是聞者原無進兵勦賊之意而徒剝商人之膏血貪與狡并矣惟台臺詳察而斟酌行之日所稟許心素今已見用于俞總兵矣素目下有稟

帖來投以招撫自任其子基在監職曾取出面諭之令其父作速剿賊立功聞賊首楊祿向與心素爲心腹交其功萬無可成也

荅朱明景撫臺

諱一馮
初到任

職以微材當劇邑且值多故之秋天實阨之兩年之內惟去春僅有半收夏秋亢旱一望皆赤至今年三月間纔雨鄉村艸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爲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去年撫賊楊祿等原係鄭芝龍夥黨祿等領龍銀備器械爲賊具及招撫之時則撇出芝龍龍之所以懷忿而甘心于祿輩也今龍之爲賊又與祿異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

米與之其行事更爲可慮耳職以送考往府趙推官留
閱府卷失事者曾不一報卽報亦非真至念五晚間蔡
虛臺以手書見諭纔悉情形隨星夜馳歸備文申報自
十九日至念六日事也職再理前事而詳言之陳副戎
率船一百念隻抵銅山會剿盡行收入小港先自立于
死地矣十九日因散糧各兵登岸失于哨探賊初以二
小艇假作漁人泊近兵船遂舉火未幾而大艦齊至彼
乘風而來此鬪風而不能出矣把總宋九龍被害焚毀
之餘陳副戎止剩三十六船奔入中左念二日賊直抵
內地約有二百餘船橫行無忌其最毒者徧搜各港民
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絕我追躡之具耳數日之內陳副

戎與俞總鎮閉門不出蓋亦不能出也鄭賊對居民歷數俞負約之罪必得楊祿楊策許心素而後去其執說如此至念七日放回兵船三隻聞賊與一武弁有舊故以此市德實非奪之而歸也是日午間賊聞外洋有番船遂率諸船出外劫掠而內地仍有賊哨乘潮往來各港令人報水廿八日各港稍寧漁民敢于出捕鄉民攜入城者漸亦還家于是俞總鎮飛報在舖者一切撤回其意未知何若耳夫當此一無所恃之時往來操縱徒聽命于賊而猶聞揜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將來之事何以稅駕如職一官有何足惜而海上生靈真足惜也伏望合臺威靈獨斷調兵固守早一日則早紓一日之

憂耳黃吳冲去年十二月間被擒詰之隨已脫逃頃四月初復密行緝究業挈家下海不可驟得矣餘黨容職設法尋緝另行申報

上朱撫臺

鄭賊初四五兩日大船陸續駕出大担意在劫洋船也然內地有小船數十隻往來哨探初六日賊船二隻突入亨泥港紛紛報水職帶領健丁百餘人逐之擒獲六賊初九日蒙巡海道竿其首矣其擒賊鄉兵職遵奉賞格當卽賞給更加花紅盃酒勞之各地方人心呼之立應勃勃有方張之氣皆台臺威靈所鼓鬯也中左城賊耽耽眎之其意全在俞總鎮以是總鎮急欲回泉郡發

足四五次被賊窘逼不能脫身彼向不愜于中左且城中絕無餘糧久而內潰洵可慮耳賊勢猖狂援兵不至職只有奉行鈞令嚴保甲練鄉兵保守城池而已庫藏如洗巧嬾難炊職勸諭鄉紳監生及富民好義者各捐資募勇士百餘人以防守近澳衆皆樂從之楊祿與策俱在許心素家總鎮提之不出聞心素招兵自衛賊亦未能遽攻是亦可憂之事激之不得也此中鄉紳議論與去年大不同以昔當全盛今當潰敗昔賊以千計今賊以萬計台臺無事不處其難諸紳未有不攢眉而嘆無策者百凡事宜職敢不盡心以自爲計哉嗣後消息容職次第申報

荅朱撫臺

自初九日以至十三日日日有擒賊來解者鄉間人操利器家有鬪志神氣大振矣十四日賊到五通地方要登岸鄉兵聚集數千搏之賊各負傷而去職召彼處鄉民徧爲獎勞令富者給貧丁以器械并助以飯食賊至則合力追擒人心無不樂從者其有二三勾引接濟者職已密訪捉獲容確審申報兩三日間近縣內地絕無告警惟劉五店尙未靖浯洲毒燄方熾蓋內地無可容身不得不轉而之彼也同安各澳職密搜之其船可載八九百擔者尙有堪用有可載千五百担者三隻係豪有力所管向避入泉城小港職已發封條取用但此船

必須兵以守之而以器械火藥衛之乃可保全非是而賊謀叵測甚可慮耳

荅惲道尊

諱厥初

流賊登岸職遵憲檄竭力舉行鼓舞鄉兵人有鬪志賊亦畏縮不敢前但近大海一二處尙被其毒蓋賊倚海爲勢追躡無從不能如內地之易于捍禦耳真賊日已奉令正法梟示嗣是陸續擒獲者不及成招而斃以鄉兵恨不能啖其肉一成擒便無復生理况又加之以刑乎以是未得申解也近有勾引接濟數奸卽當成招押解以膏斧鉞許心素逋逃之罪必不容貸而目下招兵自衛窟穴甚固激之仍還本來面目耳賊勢不知所終

前後左右皆爲賊傳遞線索者言之最難容職伏謁之日以陳其槩

荅朱撫臺

自梟示六賊之後近地無賊登岸惟劉五店與浯洲賊隨意出沒拿人報水不絕也俞總鎮至同安但閉門高坐與之言則浮游支蔓而已及彼渡海之後賊數數至中左挑戰而相傳以爲必攻所城海道調兵往援但苦單弱耳許心素應誅不待今日今素與楊祿等俱在充龍地方同室而居招兵五百餘名屠戶自衛擒之亦不易聞彼云倘追之急則有轉而從紅夷是實話也昨心素有到城中買米者職緝之甚嚴已將包修者現在枷

示近日聞其窘手又求接濟于漳矣斬根除蔓必須寬之使不吾慮聲色不露而元兇授首乃是第一策不然而激之生變俞總戎愈藉以爲口實矣伏惟尊裁

荅朱撫臺

紅夷船泊浯嶼賊俱退至銅山矣職細扣俞總鎮渠云夷之攻賊確然可信然聞賊與夷人往來如故又事之不可信不足恃者楊祿今復出用事矣黃贊卿係賊心腹買小漁舟數隻借哨探爲名而時刻爲傳遞之計數日內網漁民廿四人以爲賊也竟解總鎮漁民控縣職卽轉申海道職審而豁之廿四人幾死而得生焉夫通消息于劇賊戮良民以稱功議剿而可使此人在行伍

中哉其如有力庇之者奈何僱船一事郡中一二大老以爲失人心彼痛不切身言之甚寬耳使不僱而船能立辦乎賊至而束手待斃乎職奉憲令行之各船戶歡欣趨事何曾費其毫毛蓋船戶至今日亦知徧海皆賊藏舟無用而人人有義憤矣人之爲是言必感觸于一二僱募之不妥者言之也惟合臺斷而行之若護船在兵職已對總鎮言之再三矣

招回告示

爲地方事照得海盜橫行所在焚掠今爲劇賊昔皆良民也人非生而爲盜一念之差便爾失足從正有路要在挽回今與爾諸民約凡有子姪弟兄在海爲非者著

父兄叔伯卽去勸諭歸家改過便是良民本縣樂與自
新既往之事決不推究且家園如故骨肉團圓幸天雨
霑足儘便業農爾輩倦而知還回頭是岸尙爲未晚倘
怙終不悛無論將來沉淪苦海卽在今日爾輩從賊之
人本縣業已燭照數計直待一一發覺拘禁家屬勒限
招回則一人從賊全家落難矣言念及此各各猛省及
早招回以保全身家不負本縣撫恤之意于計甚便也
本縣一點愛民真心從無虛僞素見諒于爾輩決不誘
以歸路投之法網其勿疑畏因循規望以貽後悔特示

上朱撫臺

近來賊以銅山爲穴而招回者甚多回本縣者卽令編

人家甲禁刁徒之挾詐以安其生理地方亦覺寧靜紅夷大船仍在洋口前有鳥船一隻來賊以爲貨船也而劫之被夷人擒獲賊夥幾四十人而其中賊首之精悍者已賣與鄭芝龍而所解廿餘人大約被擄者居多而俞總鎮且居之以爲功矣賊有攜家小者乃賊首而小賊不能攜近亦未之有也黃奕冲妻楊氏已獲監候訖令密信招夫回家有親兄珠萬已同去做賊其他則疎族或不便於株連耳

荅朱撫臺

蒙台諭以夷攻賊卽商之海道矣職意呂宋助勦之船來無可據果夷賊自相爲難亦聽其搏擊于外洋不欲

引之入內恐驅狼進虎且非法也條陳之人未可輕信
惟台臺裁奪近聞鄭賊已據東粵之墩頭爲穴惠潮之
地殺掠最慘而風汛一便此地又不知何如俞總兵耽
處堂之娛甫云出汛而旋已收入中左矣洪都閩畢竟
見妒于主將海道調之不得事多牽制不可圖也王清
與許心素結契已坐心素之船其船堅巨果用之打賊
儘稱利器卽結契何妨但恐一入其門無不柔之骨耳

荅朱撫臺

寇在南澳有陸續召回者職著保長家甲隨到隨報拘
同父兄與家甲保領甚多尙容冊報勦之甚難目前止
有一解散法職盡心圖之但力單而勢孤終不能副台

臺之望以是蚤夜焦思而食不下咽耳鍾斌突然而來以求撫爲名然不料修船整器求無不得又出自俞總兵之號令也至今日而刦掠橫行賊船已至四十隻職稟海道急圖之稍緩益恐蔓也

上周際五海道

頃聞俞總兵遣奸徒李光楊尾等載送千劬大銃計有陸拾門與鍾斌則其餘器械之精銳不問可知若令漁民五百徒手搏之能無糜爛之虞哉哨官趙英亦慣爲勾接乃陳基茂之侶也所舉洪頂吾輩想是引類呼朋而所云三事臨身則係實話然此時之心亦不勝誅或喚洪頂吾數人給示招回似無不可者伏惟台裁

上朱撫臺

洪都司之事一至於此非陳文燦收入舊鎮內港自處於絕地亦不至於此然何以獨敗在洪陳也職向云大將貪懦兼之忌嫉必不容偏裨立功曾縷陳於台臺之前而不意其言之果驗也台臺焦心勞思竟爲匪人所償殊爲可恨然而徒憂何益惟是從新料理調發將兵以抹倒懸地方仰賴匪輕也鄭賊尙未至初五夜酉二從古浪抵潯美高崎今在高浦坂尾騷擾職督領鄉兵力禦之想無能爲大害所望援兵齊集以助鄉兵之聲勢不啻雲霓耳

上朱撫臺

賊至中左登岸迎敵者止有浙兵餘皆怯走無一救援者以是潰敗是夜二更俞總兵越城而逃潛抵同安城外職已設計留之矣兵船新舊被焚被牽無一存者民房燒毀流離載道目擊心酸職一官何足惜但思咽喉失守全閩震動耳目下團結各保百計捍禦所幸地方人心尙存信義呼之卽應然力單勢孤望救眼穿惟合臺速調援兵指授方畧以解燃眉

安中左示

同安縣爲安輯地方事照得海氛橫熾流毒萬民俱繇本縣綢繆失策負慝傷心萬無可解但本縣素與爾士民相信自揣釁非我召所恨力有未逮不能出之湯火

而一點血心枯而欲裂我百姓必其知之也聞此數萬
豺狼亦素知本縣治行頗切歸向卽此良心不泯自宜
引衆退避且中左一城斗大百室罄懸豈云財賦之鄉
必非垂涎之地爾百姓各自安堵目下援兵卽至上司
軫念甚切誰非胞與其忍寘一隅于度外乎本縣從爾
耆老之請不難單騎而來第所城縣治各有職守勢難
擅離姑發一示與衆其曉凡城內外居民同心協守毋
得驚竄以貽伊戚

通詳寬限蠲免稿

看得同安縣僻處海濱山多田少素艱粒食兼之兩年
荒旱頻仍一望焦土民困極矣且頃因海寇結夥流突

內地如沿海浯洲烈嶼大登澳頭劉五店中左等處焚掠殺傷十室九竄流離載道加以今冬不雨二麥未種百姓益惶惶無措睹此淒慘景象真令人涕零心裂欲身代而無從者也今據閩縣士紳一呈委係流民圖繪痛在切膚但查本縣庫藏若掃賑無可賑錢糧催檄如羽蠲無可蠲而所可微潤以蘇涸轍者止有緩徵之一法如七年額派軍糧兵餉原奉憲檄分限按季徵解冬季應完五分者也今求暫寬二分候明歲春夏有收并限追補庶上有寬徵之惠而民紓剜肉之苦耳至於魚課額銀三百餘兩渡稅額銀四十餘兩徧海皆賊民無片帆可以往來商販生理斷絕錢糧何辦合應題請暫

五洲新異卷一
三
蠲一年以延海濱殘喘者也本縣獨當灾傷之衝別縣
自難引例惟望破格揀援以道參罰合就請詳

與黃東崖同年

昨入郡劇欲晉晤以地方告警匆遽南還不及登龍爲
歉弟以絲質而當衝險岌岌幾不自保所恃小信小惠
以鼓舞鄉兵自深青以至近城以萬人計人人奮勇殺
賊無數庶幾有臂指之勢然而枵腹空拳事總不可知
也陳熙老招安之議造福固匪淺然聞賊望甚奢何以
結此局反覆思之真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終未敢贊
一詞也

諭鄭芝龍

本縣生平心事以真實待人並無一點浮游真可以對
天而質人者也矧有地方之託稱民父母其肯改素心
而以虛誕從事蒞同以來已更四歲其爲百姓所知不
待言也屢閱來揭爾爲俞總兵所激本縣亦已詳悉爾
果實心効用芟除夷寇地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
事有可爲有不可爲者如爾所稱水操遊擊此朝廷選
授之官非撫按所得而主也譬如府州縣令撫按得而
薦劾非請旨撫按不得而陞降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
自泉而興而福一路騷動何所不爲然有害於無辜之
百姓無益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益
非所以自爲地矣爲爾之計只宜解散立功將來前程

自不可量正不必一蹴而求顯榮也予爲地方父母故以忠言勸勉其清夜思之母忽

上朱撫臺

自俞總兵棄城而逃往漳之後外迫于賊鋒入中左不敢內迫于衆怒棲高浦不得乃住深青四五日旋至同安歸府城稱病杜門信如台臺所料并不能了撫事也兩道議撫而屢遷其說益賊之志驕而欲奢亦知必不可從而揆情度勢萬不得已而爲之此非職敢出諸口者也同地自深青以至苧溪五十保鄉民協力團練以萬計有賊至不呼而集聲震如雷殺賊無數不待賞亦不勝賞矣近城三十里內外賊亦相戒勿犯如此氣勢

一隅可恃以無恐然此皆鳩形鵠面家無一粒之民兼之荒旱爲殃又可慮也捍禦之策伏候台示

上趙芝庭按臺

諱允昌

昨蒙憲諭隨卽細叩諸鄉紳曾否以遊擊許鄭芝龍諸紳力爭其無而原東則無可索也職聞撫議已定而所以撫之者未定昨俞總兵差人賫劄令其散黨而不言何以散復差官往撫而未知何以撫非台臺威斷並行毅然主持于上不幾于道旁築舍乎

安各地方示

爲休息地方事照得海波不靜兼旱魃爲殃百姓惶惶逃竄饑殍相望本縣恨不能身代今上司甫議招安毒

立海紀畧卷一
西
螯已斂而甘雨下降正值農工告急之時切身之痛少
紓萬一爾百姓各自趁雨力田不得紛紛搶攘凡縣間
詞狀一切暫緩審理差人下鄉騷擾卽稟究責草惟是
上司批詞一二關係重情者勢不得久稽爾輩速自赴
縣審結免致差擾困疲之餘合當安息爲此特示

與鄉宦黃元眉

去冬曾脩尺一申候想已塵台覽嗣是時事日非自貪
懦無恥之將養成癰疽一朝而潰有言之可痛可涕者
十二月初間鄭寇復至中左將逃兵散船器俱爲寇資
所城若累卵而縣治亦皆震驚所恃平日區區小信團
練鄉兵一呼而集奮勇格鬪者數萬人殺賊無數賊是

以相戒三十里之內莫犯而內地俱得無恙然沿海一帶鞭長不及受害竟無了日且賊已舍此而挂帆北上其毒謀有不可言者兩臺從郡中公議不得不議撫今已斂螫而將來正未可知同地西南一角悉爲犬羊狼虎之場不肖徧體芒刺真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者也台臺其有以教之不啻苦海之慈航矣秦迂拙廢人于地方無益特以百般勞苦頗見原於兩臺而風波難測所恃萬間鴻庇有天上貴人耳

上朱撫臺

職生不逢辰師旅饑饉頻年不解深慙補袂無策幸藉台臺切如傷之眎百方捐賑加惠窮民此從來未有之

德意也職所請倉穀已蒙批允隨即于十一日招集饑民在梵天東嶽兩處給散每日約有五六千人日每人給米四合蓋煮粥則強弱凌奪有不食者而散米則雖極老極幼極憊之民無不均足此職躬親區處有法以行之俾人人得以食台臺之惠者也西界有麥可食尙不待賑若東界則近而馬厝巷遠而浯洲職定于數日內親履其地查真正貧戶而高下與之務期沾被必不使徒有賑濟之名耳鄭寇解散終不可問目下約有萬人未散昨有一稟致張輔吾云曾窺見文移中有借撫爲勦等語衆皆疑貳職以爲當此之時未應使之疑也職旬日之間只行賑濟一事而未撫時之戒備稍弛之

彼意全在偵職之動靜以爲疑信不如此不能堅其信也此時以此法聯絡之或可收之爲用或可徐起而圖著數皆未可定審局全憑在我庶幾于聲色不露之義有當乎不然而不密害成有不忍言者矣何同知十六日往中左調停其間至誠足以取信於彼或者不虛一往耳此就撫事而言也職又有憂焉十五日曾令人往中左密訪有陳衷紀李魁奇各懷異心船隻叛出者三之一糾結積盜李梅宇陳盛宇等勾引紅夷入內爲難其說不知真否若果然則中左竟爲戰場同邑彈丸不危若累卵哉台臺何以教之

上朱撫臺

中左撫事俱何海防肩之職所以不越俎料理者正欲力持法紀使彼知憚而詳加商榷以萬全望海防則職蚤夜關心者也近何同知云船器分撥已有頭緒議留之兵俱經點過但又云猗猗之狀驕蹇之態目不堪睹則狼野噬人時時可虞非有重兵以彈壓之其變將不可測望台臺爲善後計庶於此局稱完耳

復張遊擊

途次相晤匆遽未盡欲言歉歉不佞昨往莆陽謁朱道尊諄諄以撥還船器爲第一義今未知其作何分撥也便間幸以見示聞黨衆未散且李魁奇之橫卽芝龍有未能約束者然乎否乎志大者不惜小芝龍今日益不

當與鷄鶩爭食矣麾下其開諭之何如諸事以速爲貴
遲則葛藤愈生亮高明之所洞悉也方之驥母及婿已
召保縱還受此上臺鴻恩何以爲報不佞有數語諭之
詞義俱嚴想已悚惕總之前爲法外之人今爲法中之
人自須盪滌腸胃打起精神做事耳

上周際五道尊

中左撫局幾償止因陳冲紀從中挑煽今被芝龍掌家
手刃附冲紀者俱已鼠竄可見芝龍報効一斑差快人
意耳但查船器堅好者竊之而逃所存僅十之五亦半
屬不堪者當聞芝龍亦自流涕稟訴防館所恨冲紀之
死不蚤也日來高浦所叛撫者駕船出海仍復勒人報

水職密訪賊船所泊之處令十八保鄉兵擒之火其船
四隻生擒擊殺者纍纍職星夜率鄉兵直搗其巢穴衆
皆受縛矣各澳叛撫流劫者甚衆澳民合力擒殺者亦
多卽日當備文通詳也

荅何海防

聞銅山蟻聚不滅於昨年而石湖焚劫又已見告將若
之何此日正芝龍報効之會豈得泄泄聽之職早已稟
撫臺請兵擇將兩日內當有消息各鄉兵之擒殺叛撫
者不一而足最快者是劉五店背水一陣火焚水溺以
百餘人計卽日備文申報也

荅張永產遊擊

叛撫之巨魁已殄具見以賊攻賊之一斑亦麾下鼓舞之力也大教云危疑洵洵此又從誰生叛者自叛順者自順各占地步正不須黑白眩亂耳漁人水戰火攻萬目所共睹絕無可疑永甯告警戰守茫然請兵分駐麾下先得我心矣

上朱撫臺趙按臺

惡生林獻采造孽多端而挑夷勾賊其滔天之罪也向奉憲諭擒拿因賊勢未殺急擒之恐以激變以是優容至今今已繫之矣仰仗台臺卽賜斧殛以除此狼庶幾懲一警百耳

靖海紀畧卷一終

靖海紀畧卷之二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飈爾弢

閱

宋 玫文玉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輯

蔡國光士觀

荅衆鄉紳

不肖泰迂拙成性受事以來獲戾於長者指不勝屈函
冒之恩豈不知感若林猷采一事上臺久已屬意昨特
借此以餌之來今果投網想人怒天譴斷斷有不容逃
者也不然以青衿而妄意繫釋之乎惟諸台臺垂鑒宥

其愚戇拜生成之賜侈矣

荅何海防

職仗台臺之靈多方料理少偷處堂之安感庇匪淺也
但昨道尊所發審撫賊蔡明等七犯語語吐自肝鬲且
覆口相同刼掠米船萬無可疑者此必出於鄭芝龍所
不知而後可如果知之而有此舉動奈何言撫也三尺
具在職不敢私豈偏與之爲仇乎此後鈐束倍當嚴密
煩台臺申諭之

與李任明

諱燦然
係前令

秦材本駑庸地當衝疲百凡苦趣爲令者所甘受且台
臺業已身嘗無煩秦蛇足其舌也獨至今日更有可駭

可愕者連年荒旱斗米二錢而大寇連踪刦掠丙寅春夏之間朱如容撫臺議撫而俞總鎮助寇養亂與不肖意見相左幾爲其所擠幸按臺周衷老力持之而失意之中番成得意此夢想所不到者也丁卯四月鄭寇躡入烽火三月中左片地竟爲虎狼盤踞之場七月寇入粵中九月間俞將又勾紅夷擊之夷敗而逃鄭寇乘勝長驅十二月間入中左官兵船器俱化爲烏有全閩爲之震動而泉中鄉紳不得已而議撫數月之內斗大輪山曾無一兵之援斗糧之給祇有鼓舞鄉兵一呼而千萬人立應與賊格鬪庶幾有以奪其膽耳近雖云撫而數千劇盜蟻聚鷺門將來竟不知作何結局守土者但

知有守聯絡衆心共圖捍禦職之事畢矣近有惡生林
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爲林亨萬中表
弟也以是開罪垢辱已甘蒙面風波恐在轉眼亦聽之
而已台臺更何以教之

定商人穀價告示

照得閩地穀少人稠專取資於粵商人揚帆而來倍獲
而去則不惟閩資粵而粵亦資閩矣向因廣穀不通以
致價值湧貴今鄭芝龍護送穀船專以救我同民乃奸
牙拴商指勒高價數日曾無交易是乘我之急而要之
也殊非商民兩利之意矣今本縣就中酌處每銀壹兩
定穀鄉斗一石七斗商人利已數倍而我同民庶幾少

有旦夕之需耳如牙行貪壑猶然未填故意與衆爲難
訪知爲首之人定行重責柳號此時悔之甯有及哉潮
人同人均屬一體惟爾輩量情通融毋致彼此參商本
縣之心安矣

上朱未孩道尊

諱大典

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更關地方安危
撫臺得之採訪嚴諭密拿勿令逸走乃二月間事職但
知此惡之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爲林亨萬之表弟也被
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拿差役到家毒打始
之以板繼之以棍徧身幾無完膚職受此辱豈能一日
苟留哉正將申文亟請罷黜而以各鄉紳與百姓痛哭

立海紀畧卷二
三
流涕遂爾轉念且時方多事不敢借此抽身以負上臺
噓培盛心此職一點血心絕無一毫粉飾者也職細思
之海上寇至則束手無所措奉憲緝獲又南陽不可問
左難右難卑官鷄肋有何足惜所可惜者封疆耳非仗
憲臺力爲主持將來之事益不可爲矣

上朱未孩道尊

鄭芝龍驚惶不定一則憂新撫臺之到撫事不就一則
憂陳盛宇與周三合黨夾攻勢孤力單性命不保也至
於賊夥流刦到處生事非惟芝龍不能約束卽儼然一
將官亦苟且阿附曾不敢發一令規正之其行事已爲
賊輩所輕枉已直人萬無是理耳台臺必風聞其槩職

不能爲之諱也前月念一日有劉五店小漁船四隻至古寧大洋捕魚被賊擄去船一隻魚船歸報本澳次日約會漁民駕船三隻扮作客船到前日被劫洋中賊果駕小艇四隻將船鈎住行劫漁船中埋伏之人執械齊起兩賊艇逃去兩艇之賊赴水溺死艇卽舉火焚之正在開曩之時適有宋輔國乃鄭芝龍之家長老白石井回來望見焚船以爲賊也揚帆直衝魚船之人又以爲賊夥之再至也并力格鬪此衆彼寡力不能敵魚民將宋輔國等十五人盡殺之此時並不知其爲輔國也彼此對壘勢不兩立亦迫于不得不然萬無抵償之法張都司危言恐嚇職姑應之曰白當究處刻下且拘漁民

一審意欲將三四爲首者暫羈之以塞撫賊之口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芝龍揚言率衆賊報仇職語之曰如芝龍靜聽處分乃不失爲撫若果有報仇之說仍是劇賊舉動且我百姓豈能束手待斃卽令澳民合力齊心以防不測而澳民知是騎虎之勢公然有鬪志矣查劉五店壯丁不及千連結十三保之衆則有萬人團練之法不讓十八保料鄭芝龍不能與之爲難也職對澳民諄諄開諭事體如此悔不得怕不得爾輩有何難免之罪縣官決不庇撫賊而仇良民速來赴審不可逃避澳民亦各點頭但職愚弄撫賊之意可由而不可使知耳職狂瞽之見其於時宜理法不知如何惟台臺開誠見示

示諭劉五店

爲地方事照得沿海居民以採捕爲生自海氛不靖我
百姓生理日索計無復之一年于茲矣近大寇業已稍
解而小寇竊發漁民受其劫擄爾劉五店駕船出海爲
勦除之計不謂宋輔國之船相觸彼此認以爲賊而輔
國寡不敵衆一船十餘命或溺死或搏死殊足稱冤然
爾輩實不知爲輔國之船而故殺之也此段真情官府
所諒聞爾輩驚惶不定訛言鄭芝龍率衆報怨不知芝
龍業已爲官報怨原非官法真心歸順之人定不出此
爾百姓靜聽上司處分不得日夜惶惶以誤生計但賊
夥流劫不一其類卽如初三夜黃宜仔王孫治一夥搶

奪爾船隻殺傷爾父兄不軌之徒旦暮難測爾輩會同十三保團練守禦自是各保身家之事遇警擒獲固不得懲噎而廢食分別好歹亦不得恃衆以凌寡此後凡有被執者赴本縣審明以憑法處不可擅自搏殺至于臨陣對壘彼此勢不兩立又不可取必于生擒赴審也本縣念切民隱爲爾謀甚于爾自爲謀爾百姓其各遵守毋違

與顏同蘭

近來兩臺議撫有疏海氛少靖而中左片地尙爲犬羊蹂踐之鄉未知當事者作何安頓此輩肆毒于地方其怨不可解調劑殊費苦心且有借撫以作賊此撫而彼

叛勢不得不用芟夷而芟之則無一兵無寸鐵不過仍用吾父老子弟芟之而已所幸上臺見信殲殺無數而鼓舞不倦卽有一二不擔事者從中股慄而職擔之以爲無他變故也撫賊于是憇而定且爲吾用而擒賊報效目前亦儘可觀矣其後來變態則不可知也幸有以教之

一守城議

自去年海寇焚掠中左各處流突本縣彈黑孤懸並無一兵之衛岌岌幾于不保該縣日夜登陴勸諭鄉紳士民稍稍溫飽者各出家丁多寡有差每夜上城支更看守一切取鬻貧民糊口不給者免其上城于是貧民感

德卽一二無賴不軌之徒亦俛首嘆服雖警報屢至而安堵無譁

上熊心開撫臺

諱文燦初到任戊辰之春

中左之去縣城也不過六十里自去歲十二月潰敗以來已踰半年矣無將無兵而西南一隅竟爲犬羊虎豹之場職拚此一身以與賊對壘而此賊之變詐未可以常情測也始而挾撫繼而要劊又繼而擇官真如驕子之于慈母求之不得不休者職孤城逼處止恃陸地鄉兵與之抗殺僅延旦夕之命而海上毒燄如故也自泉紳議撫而旣撫之後就撫者猶然番服包紅露刃殺人叛撫者盜器盜船刦掠四出澳民撲殺之不啻數百賊

口口糾衆報怨地方惶慙無措職大言以恐賊曲諭以安民乃不至于激變而其禍正醞釀未已也近日之劫財殺人未有不出自鄭芝龍之散夥者迅執之則得矣少緩則逸而走鄭寇爲窟鄭寇非民非兵不隸于有司不轄于遊寨職旣不便于行移又難于勾攝將奈之何且此地受其荼毒者甚慘家怨戶仇面面相對令此一方百姓與之絕無芥蒂也最難而職之調攝其間也最苦卽鄭寇果肯立功報効而此地必非久居之所矣且也人聚則易譁撫之必當有以散之或南路中路北路各處調發黨與旣分邪心自息効用自當倍奮耳細查兩月之內夷船屢進屢退不可方物鄭寇乘吾內地之

空虛而陽爲恐愍之報陰結腹心之歡欲問之而有不
可問者萬一捨夷構難空拳無應爲毒滋大同邑爲泉
南門戶關係匪小職能禦之于山陸而不能禦之于風
波非選將練兵急爲補掾海上之事不知其所終矣迫
切之極忘其縷續伏惟台鑒

上熊撫臺

近日海上流賊奪船出洋朝暮劫掠浯洲渡載之處又
紛紛見告率皆中左未散之夥也今日中左並無一官
卽諸寨之中有官而同于無官鼓噪者不問逃出生者不
問法紀至此已蕩然無復少存何以致之總之將官苟
且貪昧有以招之侮也爲今之計急欲得賢將而賢將

安在又無如急練兵而老弱者不可練將汰而招之沿海皆賊也招賊以爲兵誰別其非賊者此又難之難矣職蚤夜思之但見瘡孔百出而不知補揀何從惟台臺有以教之

上熊撫臺

李魁奇與鄭芝龍同夥同撫因分贓不均魁奇叛去乃戊辰九月間事

李魁奇奪駕大小船百隻住泊中左外較場招聚賊夥三千餘人矣職令各鄉總督率鄉兵數千人于要路堵殺賊不敢登岸初六日鄭芝龍自劉五店而往石井招募鄉兵數百借本縣船五十餘隻以爲剿叛之計初八日芝龍封銀二十兩與劉五店澳長高大籬要募鄉兵五百名職令大籬還伊銀荅之曰汝輩真能發憤勦賊

鄉兵自當助一陣何須銀爲以是芝龍感激思奮膽氣甚壯初九日早芝虎先駕石井魚船至中左魁奇聞風而遁今已退出浯嶼外洋早晚間芝龍聯結劉五店漁船卽至中左矣叛賊黨內有與芝龍密者可爲內應且郭芝葵大發懊悔此中機括甚可乘也職思之芝龍與魁奇萬無復合之理撫魁奇不如助芝龍若得成功便可入告不成乃若輩自相煎熬我可以享漁人之利矣

上趙按臺

撫寇自春徂夏叛服無常其力盛其志驕其謀詭秘而不可方物也惟是與吾民爲難者吾民能抗之幾經挫折而稍稍斂戢耳然中左彈黑悉爲虎狼犬豕之鄉其

衆尙以四五千計求所以解散之而不可得蓋隣郡之人主于殺賊但不能殺對壘之賊而專殺受降之賊以是阻其歸路而止以撫賊爲窟穴戀戀于中左而不能去耳目下賊夥蜂起而泉南重地竟無一將一兵以爲自固之計若將以海上擔子一肩推與鄭寇者而鄭寇烏盡弓藏輔車相倚之說胸中未能卽破非威惠久孚彼豈肯窮追直搗以爲立功地哉職勢在剝膚蚤夜思維未知補救惟台臺明以教之

荅項元海

第三年以來日與賊構難去冬以及初春尤大費撐持四五萬之衆蜂擁治疆大將逃矣偏裨擄矣目兵抱頭

竄矣弟惟是率父老子弟數萬之衆以撲殺諸賊賊於是相戒勿犯同城而四郊稍得安堵卽今春招撫之後驕賊之氣尙未肯降弟率鄉兵有犯輒撲之地方同事者爲弟股慄弟曰不然必如是而就吾撫者可爲吾用也而撫衆於是遂定今且知報効以自贖矣此皆弟一片血誠素信於下民并見信於上臺率意行之幸免於罪戾耳若宦舍蕭然原是書生故我弟每作書寄親識云他人做官帶金銀回來我做官保全性命回來便是鐵漢今日諸上臺亦以弟爲正人庶幾無負于大君子之教足以慰萬里之相思者也來教情形危迫不異于弟以義揆之天之所以擁護有道仁人者定是不爽毋

容攢眉也

上蔡五岳道尊

譚善繼

勾引紅夷者職素廉其人而雄長無過于許心素其族許心旭乃心素之堂弟心蘭之親弟也俱係勾引巨奸但目下奉撫臺憲牌追心素心蘭贓銀五千兩職方百計以誘之完若卽行拿究則被拿者不肯協助完贓未拿者祇有抱頭奔竄而職無可措手矣或俟追贓將完之曰擇其尤者而治之庶于事稱便耳又蒙台諭兩驛錢糧其苦未易以一言悉者大輪一驛受中左之累甚大始以紅夷續以海寇上司往來絡繹而總兵參遊之荅應更繁數年以來膳夫逃膳馬倒驛官終日泣訴要

逃不得求死未能二年差銀已透支五百兩矣刻下透無可透將來竟不知所終也至於深青驛則不可以大輪驛比無中左之累而祇應漳潮之使客膳夫膳馬業戶具在一月之內應付幾何餘皆安枕食糧之日也安得照大輪必求按月領銀乎且今年站銀已發四分之三所未發者僅一秋季目下徵比卽當給耳大都過往者需索無已而驛官以縣官抵塞一種苦情非奉明諭不敢縷縷溷瀆也勾夷姓名先以所知五名開具并祈電覽

上蔡道尊

撫賊李魁奇等蒙鈞示弔點鄭芝龍三次弔取聽點魁

奇等抗不進城芝龍心疑有變適往石湖一視而魁奇等將船盡行駕出矣意欲先至中左搶奪芝龍之資而芝龍從陸路馳歸初四黎明到中左將魁奇等家屬拘入城中其居魁奇等船初四午方知聞芝龍拘留家屬無賊一半在船一半登岸燒毀較場諸舖戶搶掠財物芝龍僅有兵六百脩整軍器防護其中情態總不可測也賊船泊在中左如此事變將何結局乎職差人偵探所聞如此

上熊撫臺

近探得李魁奇船泊銅山船上賊衆凡係鄭芝龍親兵槩殺之非賊無此辣手非賊無此慘報亦足明天道之

不爽矣郭芝葵相傳已被魁奇手刃緣郭芝蘭逃回中
左疑其與芝龍爲內外應援也信然則賊種相殘頃刻
立盡耳何足慮哉鄭芝龍募兵千餘不惜厚餉以養之
又急急造船繕器彼急于自衛而我亦與焉刻下地方
可無虞也職向謂芝龍大病在驕吝二字經此一番可
以鋤驕可以破吝而今而後庶幾可驅駕之矣若其眞
情原不可測識但芝龍好與豪門貴客酬酢往來沾沾
自以爲榮已大費鐵炭今日腰項俱黃矣肯一旦輕割
之而有他腸乎况寇仇在外耿耿視之至今日而門路
已窮卽欲不歸漢不得揣此情形職所以謂應助芝龍
而恩威操縱隨時變化台臺自有妙用非可一格拘也

聞張都閩與芝龍最善魁奇叛後芝龍見王糧館氣象
行行言皆脩飾體面及見張則失聲大哭此足以見其
真肺腑矣今日芝龍之事竟責之張都閩可也第各寨
遊處處殘毀整頓不能一蹴而至今令芝龍有以窺我之
弱而肆其傲多方要挾終是可憂耳

荅蔡道尊

同安各澳漁舟不皆可用也精銳直前者止一劉五店
三十餘舟七百餘丁耳卽處處編成隊伍亦非可以隨
意調遣者至于商船大者被賊燒毀數翻已無剩板僅
存者每澳數隻耳澳冊上有有名而無船者蓋船毀而
餉存挂一空名以迫之完餉職每一徵比方惻然動念

立江紀畧卷二
三
媿汗滿身又何從而編成隊伍耶且此所存之小船商
民藉以糊口四方朝東暮西往來無定非若漁舟之採
捕各有定處可以一呼而集者卽編之似亦無濟于緩
急耳助魁奇叛者黃巽冲止有一親兄前被鄭芝龍戮
于中左矣其他疏族不關痛癢無可監禁者密擒一著
昨年屢試之不效正苦無得力人且此時賊之叛志甚
堅必不肯爲我而下此毒手也相機觀變倘有一得自
當仰佐高深耳

荅蔡道尊

漁船冊尙未編成同安澳多而路遠且此時出海採捕
不在澳者居多一時難以取辦也昨蒙撫臺憲劄其意

急於至海上謂須壯丁數千船數百皆不易承當之事
職以精銳千人應之船則止二三百擔漁船數十隻耳
至于商船則寥寥矣以被火三翻十不存一與晉南惠
之未經殘毀者不可同年而語也近日私販之船細訪
之杳不可得蓋寨遊不能拿賊而能拿私販卽有好商
亦股慄而不敢出矣鄉兵似不可另編冊其赴鬪全在
地方官之鼓舞真如臂指之使一毫勉強不得一編冊
則人皆疑畏以姓名一入于官府而號之爲兵其身恐
爲官府有也愚民意見固然職姑與相安已耳台臺以
爲然否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陳盛宇周三鍾斌等聞已合踪然其心參差不一合亦速離其間有可乘也昨聞魁奇投稟于南澳鄭參戎有投降之說又聞欲縛周三鍾六以獻功賊態變幻總不可信然總皆可圖職與本道及海道多方謀之必有以分台臺之憂也漁船冊已編成然不皆可用職另選壯丁慣海千餘人以聽調發此緩急可仗者其中精銳絕倫止劉五店五百人爲最耳若鼓舞直前則恃有台臺威靈在也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各賊雖曰合夥泊船尙自分踪有三百五十餘隻大船內不過五十人小船止有六七八人船雖

多而賊自少以設計招回者多也細偵陳盛宇與郭芝葵似與芝龍有暗通線索之意然非鑿鑿可信者前月終李賊發小船四十隻近鎮海沂尾探聽消息芝龍于廿八日駕大船十五隻追之聞風而遁初一日芝龍駕大船十五隻出海與芝虎合踪招募勇壯約有三千人芝龍兄弟同心其氣甚銳事必可圖劉五店漁船三十隻壯丁五百名職初三日到澳親自督發已給發十日糧每人日給銀三分俱捐職俸不動公帑半文也附近中左鄉兵二千餘人職令社首領其事編十人爲一甲一人規避者著甲頭報名以軍法處之地方亦可無恙耳

上徐魯人道尊

賊洗劉五店一說昨防館傳語職心非之洗之一字不宜遽出之口不意其見之文移也職恐搖動地方但當使之協力有備可耳職于初三日往劉五店督發漁舟三十隻壯丁五百名給以十日糧協助芝龍出海壯彼聲勢蓋俟其至不如禦其來也本澳有三社約有三千人合力防賊萬一登岸自能擒殺無足慮者鎮定防備是今日之事周張誕謾助彼賊威殊可恨也

上蔡道尊

賊漸近鎮海矣幸連日北風不能直上鄭芝龍得以次第發舟皆好機括也中左單虛附近鄉兵約有二千餘

人分爲三十二社職令其每社立一社首每十人編爲一甲已親往料理矣十八保離中左尙遠且各保只可自守調發不得也劉五店漁舟職于初三日到澳集耆老商議此澳壯丁亦不過千人對面中左東南則爲舊浯嶼此賊必繇之門戶也芝龍亦在此偵賊一有警息漁舟于此應援七十餘舟齊心願助但遠離不得恐其流突顧彼而失此耳職尙慮此澳當賊之衝須會近鄉各保以援之庶幾壯其聲勢萬無失著也

報熊撫臺

初八日鄭芝龍同劉五店漁兵六百餘名于鎮海外洋與李魁奇大戰擒獲賊船四十餘隻犁沉八十餘隻賊

武海紀畧卷二
五
眾溺死無數初九未時漁兵奪幟飛報魁奇脫逃南走
芝龍同漁船乘勝長驅想不日卽就擒也

上蔡道尊

職細訊澳總許克俊云此日賊船約三百餘隻若站定
對打勝負竟不可知虧他望風警遁以是得有斬獲大
約疆場敗局全在逃之一字而今日鄭芝龍可謂徼天
之倖矣此番小勝正不足喜然亦可破賊膽賊媢供吐
叛夥暗通線索或有可據芝龍分付漁民賊船有下頭
蓬者切勿擒殺意可知也許克俊等擒獲活賊三十餘
名另三船被黃贊卿奪去職戒漁民寘之不言恐以爭
功開釁耳許克俊超然漁民之上似乎可用者或卽著

彼統領各澳壯丁遇警卽在劉五店取齊連艚出去庶
幾無參差前後之弊非借台臺威靈給劄冠帶各澳未
必聽命也伏惟裁奪

荅張遊擊

昨得捷報甚喜喜其落羣賊之膽以爲擒獲巨首也
但小勝而懈兵家所忌且怨毒愈深叛賊益甚眈眈之
眈鄭芝龍倍當臥薪嘗膽不佞仍督令漁舟助其聲勢
也麾下蚤夜勉勵之何如

上徐道尊

井尾之戰雖是小勝然亦足以破賊膽矣鄭芝龍所報
俱實以漁民耳目難掩不敢文飾其說也十三日賊復

連踪泊入烈嶼芝龍整擗成列與賊相距半里彼此不
交鋒停泊一日奏有東北風大發賊仍開駕外洋彼處
居民登山頂細數賊船大船止三十隻餘皆小船其計
二百餘隻賊心散亂不敢角鬪乘風追躡掃蕩似亦不
難但芝龍船止二十餘隻漁船五十餘隻衆寡勢殊終
無膽氣窮追望台臺弔南日寨船二十餘隻以助之或
可計日收功耳蓋芝龍之銳氣在此日可用不然而持
久則氣衰援寡則氣弱使其不進不退僅僅爲株守門
戶之計恐非算也

上徐道尊

昨有鄭縣被擄吳鳳等三人在鎮海逃回供云初八日

之戰殺死溺死者數百人目下有南風定是復來勝負
在此一決芝龍船俱在浯嶼迎敵漁船仍佐之刻下必
有消息也吳鳳等云鎮海過來並不見接濟銅山一帶
日日有小船載酒載豬并綾紬絹段交與賊衆今賊船
火藥將盡安知無載火藥而接之者職素知此接濟之
奸半出于奸民半出于武弁奸民酷于射利武弁但求
免禍海上之事日壞一日俱在于此若不多方禁緝掃
蕩正未有日也

上蔡道尊

兩日內有從賊逃回者職細訊之各賊盡數南去想此
時在揭陽矣其意在于劫米穀備火藥得烏尾大船春

風之便必圖再舉大可慮也及此而多方脩備乃克有濟幸台臺示之方畧職敢不蚤夜圖之

申熊撫臺捐助造船

看得同邑公帑素無積貯兼之搜括以來並無餘銀堪動該縣卽欲申請而無從也且頻年海寇焚劫戰艦一空該縣尤當被害之衝請纓禦侮較他縣更倍但同舟念切而螳力無幾願捐俸資親自料理造巨艘一隻撥充塞遊之用聊以抒其濟之一班耳

海上近事與

黃東崖
丁哲初

顏同蘭
林讓菴

鄭芝龍自受撫以後其餘黨未散者尙多野性有犯者不肖督鄉兵殺之不可勝計嗣是稍稍知憚不意其同

夥李魁奇等爭分賊資以不平激變也九月間魁奇奪船背去招納亡叛與芝龍爲難不肖以爲此正兩賊相持坐收漁利之時也決意鼓舞芝龍同伊弟芝虎整搦赴鬪至十二月初九日魁奇連結陳盛字鍾六周三諸夥以四百餘艘入舊浯嶼約戰本縣助以漁舟五十餘隻慣海壯丁千餘人協同芝龍迎敵自初九以至十八日連捷三次殺死溺死生擒者千計而登山解散者不知其幾于是叛賊落魄而逃竟下惠潮正月十五日芝龍復同官漁兵窮追之直至墩下又至鹽州港剛值衆賊攻掠鄉堡半在船半登山不虞芝龍突至四面剿殺衆皆潰亂死散者又不知其幾擒回賊船八十餘隻賊

四百餘名此從來未有之快事也然窮兇未剪將來局陣正未可測不肖每稟上臺云目前無他著惟是用芝龍以攻賊借芝龍以脩備兩言便可包括海上之事不知其有當于時務否也不肖知台臺桑梓念切敢備述近事以慰懸注

上熊撫臺

鄭芝龍鹽州之捷職細偵彼中消息彼時郭芝葵領諸賊正上岸攻打鄉堡賊半在山半在船芝龍猝到衆皆潰亂一時殺死溺死逃散者果不可計芝葵駕小艇而走此定是芝龍放脫所以報前日不助戰之恩耳然此意未可說破也聞已班師想不日到中左矣此番劉五

店人船俱不去芝龍原不欲他去去則耳目難掩芝龍不便做事也總之若操若縱有意無意所以用芝龍者台臺自有微權耳

上熊撫臺

把總葉大經汎地舉動真者未必聞聞者未必真以是不敢開列惟廉其一二之確然者具揭以聞此亦足以殺其身矣陳晉璧先已收監昨者佯縱之以誘大經歸及歸仍繫之周濱遠遁差人多方緝獲亦已成擒更有大經養兄海仔自爲名色總時相隨至今其細微皆伊所熟知三犯卽押解漳州聽施知府拷訊其情狀自當畢獻也前院朱老師部覆破城一語從何生出地方士

民悲感並切不日必有公呈望台臺賜一言昭雪之庶
不爲逃將所累存公道于萬一耳

荅朱明景老師

某蒙師臺特達之知名屬吏而情骨以也三載卵翼百
身難報所恨事與心違終不能効尺寸以紓師臺之憤
而遲東山之駕蚤夜思維通身媿汗而况千古奇冤有
如今日之事某更何以宴然眎息于人間哉憶師臺將
行之日曾云神奸輦載多方設阱事至此驗矣然地方
賢達以至三尺孺子無不知師臺之冤者事久論定昭
雪在指日間耳刻下正值直指按臨同邑士民卽當號
控百姓之好義者往省城具呈撫臺亮後先同事必無

不白之情也

荅熊撫臺

芝龍呶呶請餉大費商量蒙台臺發銀二千兩殊有懽
欣鼓舞之意矣本道請告謂別有所聞甚是不快以職
管見想此時萬無去理也陳盛宇郭芝葵已先令七船
歸順其餘百船泊在浯嶼外聽令近有穀商三十餘船
與賊船後先同行並無擾害則斂手馴服可知矣兩接
張都司手書職復之云船器一一還官一毫苟且不得
本道旣給有免死票卽當隨到隨給散各歸田里不得
留一人于中左此今日第一義彼亦以職言爲然意必
無潦草也

荅葉慕同

爭渡一事王參老公祖言之甚切強某結案者至再至
三某亦心知此事之久鬱求伸而未敢操刀而割也窘
于力也茲蒙台命期于情法兩平想亦無難了之局矣
貴族之賢者多好脩自愛如令叔拱北以微釐從事于
鼠牙業已調停未嘗有偏枯也若林獻采一案則某奉
院道之命其親筆單現在所重搶夷銀以媚賊而自利
嚴催數次躊躇兩月而後執之乃出于萬不得已台臺
固素稱知某者其非一陳相之所能使明矣或有告者
之過望台臺矜其愚而始終噓植之此亦仁人長者之
用心無俟某啣結也敢因明問潦畧及此

荅熊撫臺

職讀憲諭止可言投降數語真可與日星並耀職凜凜
遵行期于無負德意爾已細查降衆初集之日尙未得
盡散職徧諭歇家有容留一人者卽以窩論以是居民
相戒彼亦無所容其身悉行散去有附近百十人則皆
有父兄妻子不敢放肆者也鄭芝龍近已入粵叛賊勢
孤遠竄今未偵其踪跡若窮追必須北風三月之內恐
未能結局然能勇往承認便須多方鼓舞之耳昨按臺
經臨職轉託鄉紳諭芝龍來見益以禮法消其野性以
晉接破其疑城而職亦得出數語從中規正亦鼓舞之
一端也自茲以往凡可以使之樂爲吾用者職竊窺台

臺威惠並行之妙以師其意而竟其施必無不盡之心矣

靖海紀畧卷二終

靖海紀畧卷三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颺爾弢

閱

宋 玫文玉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輯

蔡國光士觀

荅蔡道尊

廿七日叛賊兩路分船追至劉五店事勢窘極芝龍卽
沉舟登岸帶兵三百餘名星夜回中左守禦廿八早可
過渡也餘船爲出浯洲尙在活路劉五店近水民房昨
已被燒數十間內地未敢入職督令十三保協力堵截

立海紀畧卷三
矣西邊一路鄉勇如林賊必不能爲害者吳防館到縣
出台臺諭帖讀之叛賊應自回頭目前止此著數耳芝
龍弟兄一日尙存一日尙須駕馭卽使叛賊不日就吾
籠絡後著變通正自有無窮作用在也職管見如此望
秘之弗使賊先窺吾意

上熊撫臺

廿七日芝龍舟泊高崎澳賊舟東西兩路堵截賊認定
芝龍之船合衆攻圍勢必難免芝龍于是焚已之舟卽
登岸脫走正在劉五店賊向積恨此地之人貼水小屋
一帶俱被焚矣壯丁執械力抵殺死數十人負傷亦多
勢不能勝而尙能守以是內地不敢深入也芝龍廿七

晚帶兵三百餘名往守中左廿八早過渡今與營兵協
守城池諒必無恙矣芝虎駕船九隻收入港內賊耽耽
石井想亦未敢攻也賊所恃止烏尾船細查之委是難
攻其船有外護四層一破網一生牛皮一溼絮被一週
迴懸挂水甕銃不能入火不能燒且比芝龍船高丈餘
自上擊下更易爲力此皆粵中資以利器真有無如之
何者若內地職督領鄉兵各保力爲捍禦賊亦相戒不
犯台臺不必懸念

荅王壯其郡守

諱猷

李魁奇似復有搖尾乞憐之意或可入吾籠絡舟師海
戰勢不能敵數動則數敗卽有援兵只須于陸地禦其

登岸若郡城萬無足慮惟職地恐不測止有率領鄉兵
竭力自守而已聞賊知本縣有備相戒弗犯然不可信
不足恃也芝龍之守中左是爲得策戰勝未能固守饒
爲之若不入中左而入他處與逃將何異哉粵師安可
乞漳泉已不相爲而欲求援于外省此必無之事也趙
鎮空拳而來職以爲不應哭而應笑者撫臺已有兩稟
聞之矣俟得回諭再拓智計百凡職自盡心料理也

荅熊撫臺及各上臺

李魁奇一蠢人所恃只一黃巽冲今職已用計招回賊
百餘名各給一免死票棄船散去矣渡口小賊船俱鍾
斌之賊聞鍾斌亦與奇不和職更圖所以間之此賊必

不復往粵中然此時南風甚利北路防其流突不可不
急爲之計耳中左之圍一日不解一日可慮城中糧食
告竭不憂外攻而憂內潰陸兵救援竟不見到奈何職
內地有備自信無虞無煩懸念

上熊撫臺

李賊之叛撫皆出于黃巽冲提掇流毒閩廣萬劍不足
以誅其罪但職誘之歸而旋寘之死恐塞招徠之路以
是姑寬其詞以使不疑也此賊虎狼之狀見之可畏職
已稟本道發府獄弗縱之回以同地賊數恐一有轉念
變不可測耳聞魁奇失一巽冲不覺垂首喪氣其驕不
難戢矣且與鍾斌周三嫌隙日生必有自相攻殺之漸

夫以賊攻賊計莫善于此前芝龍戰敗而死者約千人皆賊也此亦足明天道不爽矣攻陷之事必無可慮流突之虞自應謹備同地各澳鄉兵如林有登岸者輒殺之庶足以紓台臺南顧之憂耳

上熊撫臺

芝龍之入中左也當事者咸欲使之他避職力持之謂舍芝龍無與守中左若舍此而他避卽日者逃將之故智矣况芝龍之家在中左自護其家守必力也賊擁百人攻城芝龍發兩銃兩斃賊魁賊自是不敢攻城矣人謂賊能取芝龍而姑舍之非其實也畏賊者聞賊至面如土泥但知有招撫不知賊亦解事自信無再撫之理

萬一賊迷而不悟謂計必出此亦何必不出此果肯交器械還船隻得數烏尾船而芝龍便有起色矣嗣是而以假腹心與賊使賊不疑以真恩義與芝龍使龍思奮半年之內便可芟除立盡此職所蚤夜躊躇恐無當于採擇而未敢遽陳者也若曰招撫易而題覆難此又認爲真局面職不敢妄措一詞矣伏惟台臺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一日鍾斌領烏尾船七隻大小烏船四十餘隻竟往東北職已經稟報矣聞十二日合鯨在石湖寨十三日有三四小烏船直入泉城南門乘其無備燒燬兵船猖獗之甚其半尚泊中左窺無兵船與角以爲可以少少

弱賊坐困芝龍雖目下城中糧食猶可暫支久則難繼
矣賊之所畏止一芝龍兄弟困之于此便可橫行于彼
此賊之狡計也以職管見必須粵中借用烏尾船一入
南澳賊必聞風出外可以解芝龍之困而使之登船對
壘不知台臺曾有此舉否不然而南北肆志何以禦之

與趙副總

名廷廷善媚賊與本縣最不相
得迫縣鑄銃驅賊故以此應之

賊把截薄尾渡須以銃驅之所諭誠爲急著昨僱匠工
料理必兩旬日始鑄得一銃然則一日無銃渡口一日
不清不佞之罪狀將與日俱積矣旋而思之紅夷出沒
之地每多覆舟其中必有大銃隨喚漁民善沒水者入
覆舟內撈之許以厚犒數日間得二十四銃大者三千

餘筋小者亦不下二千筋乃知神物不容埋沒一時並集若或使之非人力也刻下製架演放力能及二三百外以之攻賊未有不糜爛者昨接台教止以百名兵留之渡口不識此百名能守銃乎倘仍爲盜資又多一番罪案恐于門下亦未便也惟高明裁之

上蔡道尊

昨趙署鎮云兵已弔回止剩百名在此揣其意明謂雖有銃無與守也又一書云將銃擡至高浦西門令把總試放果能及遠方運到渡口打賊彼苦無伎倆則止以不及遠爲辭矣雖遠而曰近誰與之辯哉且此三千餘筋之物豈一手一足之能運越潯尾而至高浦此何意

見也職荅之曰銃刻下製架試過驗其力能到遠直當
運至潯尾然須彼撥兵以運職何能強之近日賊有大
小船十餘隻在渡把截非精兵三百名不能守銃倘運
去而旋被劫又增一罪案耳賊意欲撫而懷疑不就又
且索芝龍之銀是其本意林應龍亦多鬼語不可信任
至于團結固守禦之于陸乃暫時之計若借粵東烏尾
船令芝虎領兵從陸往迎聲息一到南澳賊便站脚不
定矣如果去借制臺萬無不發之理如有斬焉彼賊之
烏尾大船從何處得來哉若我地失事彼亦豈能宴然
高坐者計不及此而束手坐困不知所終矣伏候裁示

上蔡道尊

巽冲爲李魁奇謀叛本縣百方誘縛
解道道竟釋之復縛解軍院正法

黃巽冲蒙台臺寬恩不謂其舉動之舛也渠有姪已官
往拜李賊之妻爲母往來偵探不可隄防且也載金入
郡請托營求種種叵測不啻伏莽之戎職已收之獄中
刻下再當申請以求正法庶幾有以快通國之人心耳

上熊撫臺

職拘澳總許克俊與之決議再三止可得六百精兵其
不堪用者不敢以人數應船可分駕三十餘隻最大者
亦止三百擔無巨艦也惟不甚巨所以輕捷便利千石
之烏船不能當也聞石井亦多漁船克俊云可以壯聲
援但不慣戰見賊而憇耳又云福興之舟人不知泉漳
之海勢礁石何在深淺何處非用此地之慣海不可是

一說也賊船在金門者盡數收回中左近澳零星散處所以避火船耳船有泊海澄之新安港口者多下蓬或是修補破碎接濟更當嚴也以職臆度之大師不宜輕出必須從容定計或使之俛首乞降或使之聞聲解散總之重以馭輕恃有台臺威靈在聞芝龍亦云甯遲無速意在必得烏尾船以圖萬全或亦非退託之飾說其如粵中之不發何也黃巽冲已收獄中查其近日舉動再當申解以候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七日賊船俱駕出泊大擔烈嶼烏沙等處十八日各起帆相傳欲北上迎敵兵船大可慮也劉五店船已立

刻整備矣鄭芝龍弟兄尙有船數隻或令漁舟跟踪協
勦庶聲勢不孤耳

荅徐道尊

撫臺所發大兵竟付之賊炬不意其遽爾至此日有慣
海者與職言逆知竹舫之必敗職力稟於撫臺止其輕
出孰料叛賊竟乘風迎敵也目前竟無策耶聞烏尾船
有來近南澳者不知真否如真必當募慣海精兵二三
千令芝龍弟兄登舟力圖之或克濟耳然非職所能爲
也

上蔡道尊

粵東烏尾船竟不見到勦撫兩無所據將若之何職亦

不敢言力能自固惟山陸鄉兵切于自衛庶幾少有所恃倘萬分告急則召募健兒有劉五店與十八保東西立應千人一呼可集稍可緩則緩之不敢糜費錢糧益增罪狀也

上熊撫臺

職每擒一賊細問其情狀云魁奇迫欲招安恐是騙他所以芝龍一有省城之行賊益有不測之慮也今芝龍回賊疑或可稍釋總之賊心甚狡口言歸順而船泊海澄之烏嶼海滄與同安烈嶼馬鑾地方日夜澆洗修整篷帆曾無息肩之意職詰之賊云招安之後便要往潮羅穀呂宋通販如芝龍故事以是急于修船及問被擄

逃回者曰李賊整船候南風北上其意似未肯忘館頭諸澳地也由此推之順逆之形旬日之內可定而省城近地之防禦不可不嚴矣

上蔡道尊

趙署鎮以招撫二字與賊講約久矣而賊亦以招撫應之總非賊真心也且賊至今日而驕極矣中左近地前後左右到處擄人到處搜掠曾無虛刻招撫而若是乎大將軍高坐城樓目擊賊輩縱橫差官撫慰被賊亂打犇竄無地猶戒勿放銃不許各兵出城擒殺必若是而後可招撫乎恐招撫之益難也賊恨鄉兵并恨職之甚志在報復所望台臺多方羽翼使免于隕越拜賜不獨

職也

上熊撫臺及各道尊

賊船分泊海滄日夜修整賊徒上山徧入小鄉村劫掠
坂尾鄉兵憤之于十七夜統精銳千人星夜踰山四十
里直入海滄意圖焚船擒賊不謂漳民漏報推船浮水
矣天明賊衆接戰被鄉兵殺死小賊九名賊首薩史馬
許三老二名石虎打傷負之而去不可以數計鄉兵被
傷二名並無所損此亦快舉也但恨奸人漏洩不得火
其船耳李賊忿甚十八十九議分四路攻坂尾而四方
鄉兵數千雲集各處埋伏救援賊不敢逞然將來未可
知也賊志狡而且驕我以撫愚賊賊亦以撫愚我解紛

正未有日守禦倍當嚴矣

上蔡道尊

李賊欲撫而小賊以空腹未肯就撫徧鄉搜掠無所不至而報仇者日刃數人日捱一日趙副總竟不知作何結局也小民亦知上臺有招撫之議卽力足以抗之者而斂手未敢衆心蓋急于求安耳職正恐求安而愈不得安惶惵未知所措台臺何教之

上熊撫臺

李魁奇于初五日弔回各哨船只許入鯨不許出鯨有賊在路上截剝貨物者網之去一賊不受網卽梟之如此舉動似可入吾籠絡也數日內自賊舟回者陸續投

立海紀畧卷三
九
到職隨到隨發領卽與安插想賊輩聞之必無疑畏矣
但聞魁奇祈請太奢未知台臺何以裁之耳

與趙署鎮

昨承諭不佞多方爲被擄者地歸途無恙矣數日內屢
接撫臺札云已將一點血誠以待撫衆萬無他疑者至
于不佞之待李魁奇猶之待鄭芝龍也彼願爲門庭以
內人而不佞偏欲拒之門外如此顛倒至愚者不爲矣
但魁奇真須毅然果決解散約束井井有條放出丈夫
手段闢開前程大路方不負此舉耳

上徐道尊

鍾斌船四十隻另泊鼓浪嶼被擄者不肯放情形叵測

大是可慮然兩賊正不欲其合此中最有機竅耳若李船上被擄者放回將盡前月望後職到劉五店驗放以防惡少之剝掠且些須給以盤費衆皆聞風脫走三日而散千餘人職多方奏合爲主撫者効一臂將來另有活局也

上司李吳磊齋

諱麟徵初到任己巳之春

中左隸於同安去縣城僅五十餘里職之頻年受累止此一塊土耳其寇之至也以此爲戰場寇之撫也以此爲窟穴寇至有刦掠之苦寇撫有調馭之苦而寇撫之苦不減于寇至丙寅年自楊六初撫職竟得罪于主撫者幾以此被參撫賊得志而愈驕職力單而益窘苦可知

也戊辰年鄭寇與李寇同撫聚衆三萬餘人議撫之後越半年而蟻聚不散者尙以萬計仍肆行劫掠與同民爲難護持鄭寇者奉之若驕子職曰不然不抑之則蠱不斂撫不就日督率同之子弟以撲殺之約三百餘賊俱有申詳案證是時鄭李兩賊聲聲報怨而卒不敢動噫使李賊此時叛而職尙復有性命耶夫以空拳而搏飢虎走險履危徼倖于萬一苦可知也此皆正月以至七月間事至十月初旬而李賊叛去矣無一將一兵之可恃止有鼓舞鄭寇令彼自相熬煎兩月之內殺巨首真賊以千計借賊以勦賊亦是天道之巧乃鄭寇足高氣揚藐眎李賊入廣窮追以召今日之禍至今日而云

撫與前番更難前者鄭寇日中無人明知無將兵之足
畏而猶然譎言鼓煽反覆不定也今日李寇大讎在側
如坐鍼氈職欲聯屬之使之信欲駕御之使之服卽令
武侯復出恐亦不能洵是千苦萬苦苦不了也台臺亦
聞之而心惻乎所望指之教之出迷途而登覺岸拜賜
匪淺鮮矣

上熊撫臺

寇夥逃出有十分之四今所存船隻大小不過一百六
十餘隻耳王通判廿四日過中左料里交還船隻器具
恐堪用者未必交還也有出而解兩寇之紛者廿二日
至同安令王前驅齋軍令狀著魁奇發誓畫字此亦兒

戲事百方修備惟台臺主持

荅徐道尊

李寇但有貪淫別無主張殊不愜鍾斌之意船艖分泊
其中必有變故職細細打算動手不得出口不得須密
密使斌先叛魁奇而又須使魁奇全不疑我方能動而
有獲此非可以旦夕計也台臺別有著數惟望時時密
示

上熊撫臺

許一龍係心素子乃漳州府學生員巨奸惡種造謀叵
測勾引李魁奇契子葉我珍聚集散歸夥衆置造器械
非一日矣頃于十五日設酒在家款待我珍等百餘人

先將家屬搬下我珍之船一龍領賊數百從陸至沈宅
地方攻打石兜土堡有八十餘賊隨龍踰堡直入矣衆
賊環集在山聽一龍放銃爲號幸天敗其惡連放十餘
銃不響山賊不下鄉兵環堡擒拿殺四賊而生擒二賊
一龍帶親兵衝圍而出隨下船脫走職卽發一票姑云
一龍被賊擄去原無玷於身名速著族長帶領通族人
追之招伊登岸又走一諭帖與李魁奇拘住勿令逸走
廿日已拿到矣職卽當申解本道也

上熊撫臺

李鍾兩賊自相疑忌其機可乘也但鍾黠而李蠢使李
圖之不如鍾圖之使鍾獨圖之不如芝龍合圖之蓋獨

則勢單勝負尙半合則勢盛有勝而無敗李賊一鼓可擒也李光是鍾斌腹心光向應坐死職姑緩之正留其身以爲今日用已差諭鍾斌刻下必有消息芝龍弟兄船盡爲煨燼無用武之具職早已豫備漁船五十餘隻藏之他所賊所不能踪跡者臨期卽調發漁兵千人駕之以助芝龍也

荅熊撫臺

李賊入我籠絡而其疑定是難釋以糧之給否爲撫之真假賊衆紛紛叫號若不給或卽有變修備未完何以制之職想此賊到底不能羈縻不若先以少少糧爲餌容船器完備再作區處而聯屬芝龍是穩著也

上徐海道

鍾斌於十一月廿七日駕大鳥船十八隻叛李魁奇而去矣斌船泊本縣之金門地方徘徊觀望似有意投芝龍而未果者職已差諭芝龍急收之聞其有所需於芝龍乃米糧器械也職以爲姑與以聯其心圓轉以觀其變期于事之必濟方不虛從前著數耳職揆情度理鍾斌未必爲我用但叛李則李必圖之兩賊勢同騎虎我用芝龍以佐斌驅除大難所謂因勢利導不煩鞭策可安坐而指揮之也職邊見如此幸有以教之

上熊撫臺

鍾斌已叛李魁奇矣職已密令鄭芝龍收之本縣漁船

及壯丁一一豫整以待臘月望後便可舉事但斌最黠終必不爲吾用將來下手審局又別有一番作用台臺其豫籌之職自當竭蹶奉命也

上蔡道尊

此已巳十二月廿八日事

本縣漁船密藏晉江諸澳者五十餘隻修整完備枕戈以待至廿八日早令鄭芝龍兄弟統領各船并糾合鍾斌船爲犄角幸遇順風不移時而至中左李魁奇率衆賊力鬪敗而脫逃出外遇銃擊復轉入海澄港追急下小艇欲上岸卽被生擒矣職先督鄉兵各處埋伏防其陸逃廿八晚果有大賊首僞後衝把總曾瓊者聞風逸走帶領五十餘賊各挾利器渡至石崎登岸被鄉兵緝

獲業已收獄旬日之內魁奇請餉三四次甚急職多方
騙誘延捱不發今省得千金亦可爲船器之資也

上熊撫臺

廿八日五更鄭芝龍統領漁兵糾合鍾斌揚帆直抑中
左幸天助以風百餘里之程不移時而至亦快事也魁
賊揮衆出戰船尙百餘隻賊不下三千而一時氣奪者
正所謂出其不意手脚忙亂耳鍾斌實爲先鋒魁賊實
擒于其手蓋用其所仇其手倍辣而用力更奮也魁夥
僞把總率衆陸逃職先埋兵以待一鼓而獲無一得脫
另當解報中左腥穢一彈指間盡行掃除此亦近年不
經見之事非仗台臺方畧曷克臻此雖然未足恃也鍾

斌積賊多智使其轉一念曰今日之事我可以藉手于
斌又何不可藉手于芝龍乎前事後事覆轍不遠驚餌
之逝殆不可測矣惟台臺再籌之

上熊撫臺

鍾斌復領船南下矣據稱追擒叛黨恐猶是假說之詞
此賊狡詐百端終不肯爲我用也李賊哨頭時有擒獲
職擇其惡之最者而處之不如是無以洩地方之恨耳
芝龍在中左馭衆甚嚴人心暫與之相安乘此而修備
爲長久之計所仗台臺神算匪淺也

上熊撫臺

鍾斌船盡出泊大寮圍頭等處矣穀船漁船徧被擄掠

芝龍福河載下大桅以被奪去芝虎領兵取討勢必攻
殺劉五店船俱往粵中捕魚已差人促之歸數日間亦
必回澳職自當相機調度也狡賊意在乘風北上耿耿
新造船隻宜百計防之

上熊撫臺

葉郁犯柘林甚惡彼曾無投順之狀職卽欲開諭之而
無從也前月廿七日已聞鄭芝龍密差人偵之未知其
作何舉動耳廿五廿七兩日間鍾斌船盡去託言征勦
葉郁收功回澳方食糧散黨職細察其動靜到底只是
疑憇其罪業深重無可消受也本道所發銀八百兩職
竟齎發吳遊擊尙未入斌手卽斌亦不願領其意之叵

測可知謹備之而已

案葉郁乃李魁奇契子

又上

鍾斌追擒葉郁已往銅山之下聞已擒其小哨一二郁則遠遁海洋鄭芝龍委陳盛宇往招未有實息總之斌卽不追郁亦自必出葢狼腹未飽未可就撫洋船近日漸回耿耿逐之而特借郁以爲題耳所恃台臺威足以懾惠足以聯目下不至于鳴張而終必不爲吾用也

上陸筠修司尊

諱之祺

許心素爲鄭弁所殺向傳以爲真也職蒙台臺委查卽訊之鄭弁語多兩岐則殺似未真本府行稟著伊家屬跟要而素之次男一龍斃于獄矣長男樂天遠竄久矣

若著伊房族挨緝則踪跡杳然正犯未必獲而無辜受累者多祇爲差役生涯耳以是職躊躇未決刻下已取許姓通族與其里鄰公結申府或可據此結局而又恐突有未死之心素出而爲難于海上真有難之又難者其可否惟台臺裁之

上熊撫臺

鍾斌船踪仍分泊金門烏沙白坑等處小哨十餘隻往來中左擄掠洋客屢屢見告今尙分布外洋以伺商船乃賊心之貪得無厭而曰防夷防葉郁皆託詞也此賊疑與狡并尙斂手未動者全恃台臺孚威可格豚魚耳萬一終不受吾戎索則人日衆勢日強將何以圖之職

立海紀畧卷三
六
低徊再四惟台臺裁示

荅徐道尊

近聞鍾斌刦掠洋船人言其洋船盡而後招安職正恐
船盡而未必安也鍾鄭左右彼此俱有腹心理伏一言
一動無不具悉以是謀事甚難有心漢子昨朱明景撫
院不惜千金招之至于舌敝筆秃必不可得大抵奇杰
之士千古亦難其人耳且賊之所收者非積年熟識之
老賊則挑販無賴之下流卽有奇士插入殆不易也惟
台臺再訪之

上熊撫臺

鍾斌脚跟不穩意圖逃出胸中全是危疑必有以其出

爾反爾之語告之者若一聽其逸出將來招集亡命劫
奪商船與海上爲難我永無安枕之日矣職已示諭之
聊以醜功爲餌庶有以繫其手足耳然此乃羈縻之法
而實實取之必以威武蓋取李魁奇之局可以一試而
不可再陳也聞斌之疑芝龍甚欲與龍南北分界立功
此非斌真意祇因龍所處逼近近則謀之易遠則角取
難耳職以爲台臺正當因其疑而用之弔取芝龍到省
城備船繕器消彼疑衷修我實事數月之內相機而動
安知斌不復爲魁奇哉惟台臺詳酌之

上熊撫臺

時以入觀行乃
庚午之九月

職五年苦海備嘗惡趣所不卽殞越者恃有台臺逾格

鼎噓耳諸賊渠魁已殲脅從俱散惟是鍾斌一夥尙留
遊釜餘魂迄今閱八月矣職百計羈縻以繫其叛足而
戢其毒燄者崑爲船器未備耳頃入會城諸武弁來謁
云船楫尙有一二未完者再假旬餘便可理帆南勦而
台臺刻期太迫強之出兵或亦未便益策貴萬全速之
旬日與遲之旬日所爭不遠而堅瑕乃勝負所關此一
出也安得不再一審顧哉又聞一有力者爲斌作說以
毋動爲大職謂此局終無苟安之法不毅然獨斷而滅
此朝食則廟堂之議恐不可測台臺亦未能弛于負擔
也職行矣似可弗復言而猶不敢以事外寘之所以報
知遇之萬一且不欲舉職向來一片苦心付之一擲耳

惟台臺留意焉
鍾斌後果被我兵窮追于十二月
間沉海身死從前大寇至此掃蕩

靖海紀畧卷三終

靖海紀畧卷之四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飈爾弢

閱

宋 玫文玉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輯

蔡國光士觀

團練鄉兵初示

同安縣為團練鄉兵以資守禦事照得海寇猖狂人心惶惑皆緣盛平日久爾民素不知兵故一見三五持刃即望風奔走至身家離散甚為可憂但此等醜類勢雖猖狂不過以海為強登山總無長技爾等驚逃則勒索

勢無不至守禦則必然遯去爾民但能各自奮勇拒賊何難爲此示諭通縣鄉邨及沿海居民即便照依保甲每戶各備堅利器械一件仍各就保內推擇智勇武藝一人統率團練殷富之家量給鄉兵糧食以示鼓舞倘海賊登岸即便協力擊殺此皆爾民自衛身家至計果能擊殺真賊及生擒賊夥本縣定照依院道明文申請給賞有功首人另詳請給冠帶決不沒爾等功勞也特示

團練鄉兵條約

泉州府同安縣爲保固地方事照得叛寇流突沿海地方最宜戒嚴本縣遵奉上司號令團會鄉兵捍禦業已

一呼立應據各鄉都會保團練殺賊頗有成效但人心
渙散非有紀律約束野戰未免參差本縣今將訓練鄉
兵條約開示各鄉都任事人等遵照施行俱毋違錯不
便須至示者

計開

一選壯丁合保選丁壯幾百名每日若干名輪流更番
守禦每名每日給銀三分飯食其哨隊長另行加給倘
遇賊登岸一齊擒捉其未登岸之時先鳴鑼聞保以便
家甲接應立大旗一面寫某保選鋒於百名中作四隊
每隊給一小旗鑼一面螺一個

一編家甲將所選壯丁外每十人爲一甲立一甲長每

保分作若干甲統於保長副遇鳴鑼之時保長副催甲
長甲長催家甲卽齊集接應

一別旗幟每保設大旗一面每甲小旗一枝旗依五方
色號大旗書某保團練鄉兵另一小旗書第幾甲臨時
各依色號無襍

一精器械每壯丁各要利器一長一短諸甲中各要利
器時樹門首每壯丁給竹甲笠一個十人給牌一面千
人給銃一個

一貯糧食就保內上中下分派一人收銀一人給發
一謹瞭望每家甲於選壯丁外各保內日輪二人到某
處瞭望倘有何事故卽時到鄉約所擊鼓聞知仍赴本

保集衆凡保中有公事則到鄉約所鳴金鼓三通螺單吹倘是警報則鳴金雙螺齊吹

一修柵隘各保各巷俱宜修整柵隘其柵隘去處則合衆修整每日輪一人到總隘盤驗往來以杜奸細其入隘之人各要石二塊

一造金鼓每保各設金一面鼓一面螺一個倘有事故金螺齊鳴一保聞知則衆保俱鳴

一定賞罰遇賊登岸時奮勇擒捉者官賞外另一級賞銀貳兩有退縮不前者依法行事其保內遇有事故到約所鳴鼓三通每甲不到者卽時公衆定罰仍解縣擬罪

一嚴約束爾輩修隘設兵總以身家爲慮所選壯丁及諸甲除賊登岸須奮勇擒捉餘不得乘機生事違者究罪

左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餘各隊做此 巡視某人

右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某保保長某人旗紅色

一甲甲長某人 二甲甲長某人餘做此

選鋒民壯糧食依本保內家資稍裕者從公酌議上中下派助上助一兩或八錢中助五錢或四錢下助三錢或二錢設一簿擇謹實之人一人收貯一人給散每保

助銀俱係保長交入當衆登簿以便稽覈其給散之銀亦卽當衆登簿以便查帳如有未給當再商畫事平之日將公簿結算如有餘貯看一兩用幾錢一錢用幾分扣算分還其有仰體上司德意念切梓里破格助銀者隨其自定凡諸同事之人宜相勉飭以共成勝事

給鄉兵糧糗議

泉州府同安縣爲固守便民事照得海氛告警防備宜周本縣躬親督率團練鄉兵正如父兄之於子弟腹心之于手足一體痛癢相關者也思我百姓均隸茲土富者固有身家貧者豈盡萍浮若以貧丁而專取給於富家之糧糗人衆則難給日久則難支欲圖安而增擾於

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大謬不然今折而衷之凡遇本縣操演之日聽各社殷丁量給貧丁口糧銀二分萬一有警執械禦賊悉照前示每人日給銀三分亦須一社之內通融協力至於平日或挑販或開舖或附近耕農聽其各自營生不得以團練束縛其手足使有以藉口而爲殷丁之累庶幾永成勝事地方之福也爾各社長殷戶毋得驚訝以致規避取究此示

編造漁舟壯丁示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軍門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丁以備協勤隨票著各該澳甲同澳長副查造花名人數候用去後間有積包澳甲不體上意憚於催督

藉口漁民辦納課餉爲辭庸知報壯丁所以防賊爾各
自衛非是爲兵但有事本縣出銀僱募無事聽汝輩採
捕與課米無妨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澳澳長甲及漁
民人等知悉速照原票報漁民壯丁人數照劉五店澳
編造隊伍冊報名澳長甲各正身速赴縣投遞面諭方
畧俱毋違悞不便特示

申報漁丁文冊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
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
丁以備協勤等因依奉隨該卑縣召募過本縣劉五店
石濤等澳慣海漁民壯丁計壹千玖拾柒名聽各澳民

序編哨隊甲伍彙造花名文冊印鈐見在合就申報爲此卑縣備繇開列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團練漁兵欸目

一糧餉遇有警報本縣飛檄到澳澳長卽時點集出水以是日爲始每人日給銀三分如五日以內獲有賊船首級者除功賞另行外口糧每人日加二分錢糧俱本縣自處給發

一器械有自備者有官給者及火藥等項澳長各先料理毋至臨時方請致悞事機

一功次凡兇賊執械拒敵者俱聽澳民登時斬首赴縣報功寨遊將領敢邀搶及買求者稟明申究如真正被

擄不持兵仗逃水自匿或偃伏船艙者不許妄殺此又是各人自存心地毋造冥業何俟余言

一鹵獲凡牽獲賊船惟神飛百子諸大火器報官存用其餘刀鎗及一切所有之物俱聽有功員役自行分取以爲剿賊之資

一船隻凡以擊賊致有損壞者卽官爲估計給價賠修所獲賊船各存該澳一面整理給澳長收管以便急需一應援凡澳口鄰近倘有賊船分艚突入者左右澳長俱須督率澳兵前後邀擊毋得坐眛

一重督率

泉州府同安縣爲條陳便宜事據劉五店澳澳總高大

藩呈稱藩守分澳長近見狂賊縱橫不敢退縮據前本澳會綜以林芳船爲中軍許克俊船爲副軍高方岳船爲總督劉亦富高奇顯童志敬等船十五隻爲衝鋒一隻管船四隻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勦遇靜採捕永爲定規今有警報三社首旣授以權而衝鋒亦當委之以柄倘間有撓惑衆志不從命者許細解究治則人人聽命而坐作進退有法何患攻賊不破等情到縣據此案照先爲軍務事行著澳總高大藩將本澳漁船編成哨隊并壯丁姓名已經造冊申報軍門及興泉巡海二道外隨奉軍令著該澳民出海協勦叛賊去後今據前情合就票仰衝鋒船長劉亦富卽便管督該澳漁船四隻

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勦遇靜採捕永爲定規敢有抗
違惑衆不聽督率者許緝解本縣定以軍法處治決不
輕貸須至票者

一定哨總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
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縣編造
到道今該縣各澳未有哨總統領各汛地未有酌分定
派備牌仰縣卽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何哨總統領後開
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援速確具繇報覆查督行
寨遊遵照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議協援中
左要地或往來併援各處併議具報等因蒙此行據澳

總高大藩等僉舉許克俊足當哨總之任等情到縣據此除一面呈報本道外合就帖仰劉五店漁民哨總許克俊卽督該澳漁兵船隻合踪出海協同官兵勦捕劇賊不論中左金門料羅澳頭等處汎地如遇寇警俱要首尾相救期于制敵有功之日另行破格獎賞決不負爾功勞敢有抗違不遵者自有軍法在勉之慎之須至帖者

一議應援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欽差整飭分巡興泉道兼管兵備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據該縣編造到道查

各澳未有哨總統領至於各汛地應援未有酌分定派
備牌仰縣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澳頭烏
沙金門料羅烈嶼中左等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
援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議協援中左要地
或往來併援各處一併議妥具報等因蒙此隨該本縣
知縣曹看得賊情叵測所犯之處未可一定該縣原編
各澳漁船議欲以本船自防本澳一有突犯人自爲守
如上年寇至往往分犯各澳則本澳人船豈肯棄自己
而救他人又況大小參差堅脆不一督令遠出征勦又
未便也其所最稱壯勇人船可以調遣者則惟劉五店
一澳已經卑縣設立總哨許克俊權宜給帖督令跟踪

出勦如各處有警併令應援矣此外另編各澳壯丁原
以備緩急征勦之用奉文之日亦卽著令各澳哨總整
備船器統領壯丁出與劉五店會踪協援各汛地如憲
議分派定援再查澳頭烈嶼烏沙金門料羅各澳汛地
俱一帶相連首尾原得相顧有警督令各船兵遊移協
援其於軍法似尤圓轉也緣蒙仰令議報事理合就申
詳

會集協勦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興泉道巡海二道憲牌奉
軍門合牌到道仰縣卽督鄉漁民與官兵協勦叛賊有
功破格行賞今照叛賊聯踪內犯合就示仰該澳澳長

著各哨長卽督冊報漁民壯丁齊集赴劉五店澳聽興
泉道劄授哨總許克俊約束同該澳漁船民兵合踪於
中左金門料羅烈嶼澳頭烏沙等處協同官兵勦捕有
功破格行賞敢有抗違不遵者卽將本人網解送縣治
以軍法不貸各毋違錯須至示者

查申漁兵功次

泉州府同安縣爲偏師深入巨寇重圍敗遯克捷事崇
禎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蒙本府信牌蒙興泉道左布
政使蔡憲牌奉軍門熊令牌據守備鄭芝龍報稱親督
二十三船并同安縣曹親行調發劉五店義兵漁船擒
獲賊犯三十名口小船七隻等因到縣看得鄭芝龍與

劉五店漁民能以寡敵衆挫賊衝鋒以寒其膽功殊足錄仰道將鄭芝龍及所統各總紀錄示勸劉五店漁民有功者查賞鼓舞仍行芝龍督兵乘勝長驅務要蕩平海氛以膺題敘其劉五店倡首漁民有功亦一體敘賞擢用全得同安縣親督鼓舞就中恩威操縱苦心協助其勞尤不可泯一併查覈報院以憑特敘等因依奉備牌仰府轉行路將防館查實有功漁民員役分別敘功紀錄等因蒙此除鄭芝龍官兵另行路將防館查敘外備牌仰縣卽將劉五店義兵漁船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備造文冊一樣三本繳府轉繳仍行該澳漁民用心協勦蕩平海氛以勵後效等因蒙此

案查本年十月初間劇賊李魁奇叛撫奪船流突各澳卑縣卽先行督飭沿海鄉兵堵截擒殺去後旋奉本都院鈞諭仰縣召募慣海漁民壯丁以備協勦卑縣隨召募過劉五店一澳漁兵四百九十二名堪用漁船二十三隻石濤等澳漁兵共六百單五名計一千九十七名彙造姓名文冊通報外續爲軍務事蒙本府信牌及奉興泉巡海二道憲牌奉本院令牌到道行府帖縣聯絡漁船民兵與官兵互相應援併力攻勦等因又蒙巡海道憲票頃見澳民忠壯可嘉該縣相機發縱恩信素孚上下一心緩急足賴本道深爲色喜便宜與申明約束一切糧餉器械船隻鹵獲功次各條欸傳示各澳長曉

諭明悉勉建功績以膺官賞等因又蒙興泉道蔡憲牌
照得叛賊聯鯨北犯合備牌仰縣卽調發劉五店澳總
高大藩招集各漁船民兵整肅隊伍遇賊賈勇勦捕有
功照格行賞獲有賊賊盡數均分該縣親行督率務收
獲醜奇功并奉行查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等因依蒙
隨查有許克俊者誠實幹練足當哨總之任具繇呈請
興泉道給劄授以冠帶名色俾得便宜調度卑縣仍親
到劉五店澳督率各漁民聽許克俊調撥坐駕船隻與
鄭守備跟鯨協勦去後本月十一日據哨總許克俊社
首黃汝默等僉呈爲南征捷報事稱蒙著督率漁兵協
勦初六日午時開駕初七日午時到烈嶼城角與鄭守

備齊泊適報賊至井尾俊親督林芳等船九隻同往協
攻餘船四十三隻駐劄舊浯嶼接應初八日黎明果遇
賊船四百餘隻在井尾港口兵漁夾擊犁沉賊船四十
餘隻賊衆溺死無數當獲穩底船二隻內穀四十石百
子銃三門郎機銃三門撻刀長鎗共十六枝高岳船生
擒賊五名劉憲周船斬賊首一級許默船獲賊妻帶幼
女共二人皮甲廿一領皮盔十頂另大鎮銃五門大銃
子五個解報到縣隔別研鞫真賊一名葉富賊嬖陳氏
等其四名何三紀字耀蕭其進紀字瑞俱係被擄各情
真的隨該本縣知縣曹參看得撫賊李魁奇出叛駕言
分財不均與鄭芝龍爲難芝龍發憤驅除順逆之志分

而存亡之幾決矣頃十月初間魁奇糾集賊夥連鯨北上芝龍整戈出勦氣雖銳而勢尙單卑縣督令劉五店漁民六百餘名駕船五十二隻初六日開駕初七日跟隨官兵船鯨齊泊烈嶼城角適報賊至井尾澳總許克俊奮勇先登帶林芳等九船爲衝鋒以四十三隻爲後應初八日大戰兵漁夾攻犁沉溺死不可以數計現擒船二隻及稻穀兵器等物高岳一船生擒賊五名劉憲周一船斬賊首一顆其一名葉富向投周三老今轉投李魁奇往還閩浙之間久肆焚殺之慘其爲真賊無疑也乃所供同獲四人曰何三紀字耀蕭其進紀字瑞或擄於官塘山或擄於梅花所或擄於蚶江之漁船其記

憶地方年月供吐畢真曾無一語指被擄者爲賊則賊之良心故自不昧也及弔何三等隔別研訊覆口相同則其爲被擄益無疑所當卽行放釋以雪其寃者也嬖人一口供稱陳氏二月再醮期享賊貲而嫁賊死賊旋同露艸所當官賣以爲犒軍之資者也此一役也朝出師而暮奏凱雖曰小勝不足爲喜而以順勦逆勢如破竹亦足見漁民之用命可謂不負任使之兆也穀四十石聽各船均分船二隻發澳備駕出勦皮甲皮盔大鎮銃大銃子百子銃郎機銃撻刀長鎗諸器仗俱貯庫賊首一顆發懸示五通渡口具繇於十二月十二日連人解詳興泉道蔡查審轉詳蒙批出陣獲醜足挫賊鋒該

縣董率漁兵功可嘉尙被擄何三等已行晉江縣安插遞解葉富審係真賊仰縣確招報奪賊嬭陳氏官賣與贓穀俱充賞格器械分發各澳禦寇船修用賊級懸示漁船四十三隻爲後應有無規避不前一并查明可也又詳蒙巡海道徐批該縣指顧不勞坐收勝算何渠書生不爲將耶許克俊宜優賞以作其氣賊犯及被擄人等仰候興泉道詳示行繳泉州府批據詳漁民奮勇助順朝出而暮奏功則該縣鼓舞以制勝也應行申敘併獎賞漁民統候道詳示行繳各遵照外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劉五店哨總許克俊澳總高大藩等呈爲擒獲海洋巨賊事稱本月十八日午時俊親督童志敬等船二

十一隻全社首黃汝默等哨隊壯丁五百餘名協勦叛賊酉時至青崎澳停泊十九日寅時齊出烈嶼城角適鄭守備船開駕南下俊令衆船跟踪午時至鎮海洋遇賊船二百餘隻兵漁夾攻銃石雨下兵船所獲不知其幾申時收入鎮海澳俊等船且戰且追攻圍大賊船自未至酉交戰百合本船被傷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等十餘人賊船被銃打壞犁倒賊衆溺死無數生擒真賊五十一名生斬賊級七顆羣賊望風逃竄莫知去向二十日午時兵船收入中左酉時俊等船收入本澳謹情回報內并將賊犯及首級解送赴縣隨該卑縣親驗得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三名頭額

傷重餘俱各帶傷是的弔取各賊隔別研鞫黃進老等
各供真情在案仍該卑縣看得叛賊李魁奇糾集各夥
聚蛇蝎於一穴誇耀黨與之多傳播壽張之說幾令懦
夫股慄乃鄭芝龍以二十餘舟當賊數百巨艘僅僅漁
船佐之奮勇以出必有獲雖人用其命亦天助其順
也是月十三日李賊戰敗南下志在必報焚小舟而聚
衆于大船以圖必勝十九日揚帆而來鄭芝龍發舟迎
之劉五店哨總許克俊選駕大漁船二十一隻勇壯五
百餘名跟踪協勦行到東棧遇賊船二百餘隻見我師
仍復驚遯兵船追殺巨艦漁船圍住鳥船二隻船被犁
沉諸賊溺死而斬首七顆生擒黃進老等五十一名口

細訊之或從叛出逃或別夥投入俱已列名更圖臨陣
執械各各對敵負傷則爲真賊無疑也惟是梟年小厮
二口擄爲阿孃情實堪憐卽當與開一面者夫衆寡之
勢相懸數倍而望風逐北偏在烏合之衆乃知賊不敗
于弱力而敗于多心天若假手于李賊而招之聚正所
以速之亡也可爲奮志立功者券矣賊首發懸渡口舵
工老尤三徧身受傷隨于二十一日身故已經相驗發
埋其漁兵曾好仔高一龍李仰懷被傷獨重應各給銀
壹兩以爲調理之資童志敬等亦應計功頒賞具絲連
人解詳興泉道蔡覆審轉詳及通申巡海分守二道各
去後今蒙前因遵依行著哨總許克俊查將統領該澳

五海紀畧卷四
四
漁船民兵前後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冊報到縣覈勘無異彙造文冊一樣三本印鈐見在合就申報

行賞有功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本月初一日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提督軍門熊令牌照得叛賊李魁奇等結夥三百餘艘屢肆侵犯而鄭芝龍與劉五店義兵以寡勝衆屢獲奇功誠可嘉尙合就行賞備牌仰道行縣卽將發去銀壹百兩內三兩賞哨總許克俊其船總哨長社首林芳高岳童志敬等二十七名暨陣亡被傷漁民俱聽該縣分別賞賚優卹完將賞過功次名數造冊

呈報轉繳等因蒙此隨行據哨總許克俊全澳總高大
藩公議應賞人數功次冊報到縣據此合就發賞爲此
票仰該哨總許克俊將發去銀一百兩全澳總高大藩
照單頒賞各船總哨長社首及被傷漁民人等收領完
卽回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票者

請賑申文

同安縣爲急請發倉以濟時艱事照得同安濱海田少
民稠米穀不給頃因海寇流突外運不通兼之荒旱頗
仍去秋迄今七月不雨二麥失種民益惶惶計無復之
方今穀價騰湧斗米百錢飢孳載道死亡橫野目擊傷
心焦思無措查本縣預備倉內貯穀五千餘石原以司

賑民命合無請乞發穀五百石容本縣於東嶽梵天與各鄉公所親行者煮粥賑濟庶幾少救殘喘之萬一涓滴總上臺之鴻造也緣係請穀賑飢事理云云

勸諭捐賑

泉州府同安縣爲賑救貧民事照得年荒民飢餓孳載道本縣已經申請倉穀賑濟指日詳允卽當煮粥以甦殘喘之萬一正在延竚幸蒙撫院軫念民瘼特蠲廩給銀一百五十兩發縣買米賑民如此德意從來所未有子叨司牧豈能忽然但勢值其窮欲蠲而竟無可蠲姑將本縣俸資百兩買米助賑涓滴之施知無益於涸鮒而一點相關至情聊以自表云爾凡我地方家溫食厚

故自不乏誰無不忍之心亮難爲路人之眎各隨所願
多寡施賑本縣不能強亦不能已於言也爲此特示

設法賑濟

從來賑飢祇有設廠煮粥而已本縣始亦爲之集飢民
於東嶽廟其地最寬可聚數千人衆飢民至晝地使坐
數十人分粥以漸而及初猶帖然徐而枵腹難待也坐
者起矣分者亂矣越次攘奪食器俱碎仍是強壯者得
食老弱者啼飢于賑之法無當也于是次日改而分
米定賑所四本縣與衙官及鄉紳蔡虛臺各居其一凡
男孀成丁者口給米六合未成丁者給米四合卽襁負
者亦給米二合賑畢各所舉銃爲號放飢民齊出庶幾

領無重疊而人得均沾況煮粥分賑僅救頃刻之飢而
分米自煮可飽一日之腹此法似乎較善

靖海紀畧卷四終

同里曹方城先生諱履泰中天啟乙丑進士出宰同安
時海寇鄭芝龍出没海島思絕浙福二省爲坐臥處視
同安猶几上肉耳先生曰吾能以無兵守之嚴保甲練
鄉勇諭以自衛法曰若保國家卽保爾妻子又曰吾不
籍爾民但以父兄令子弟耳未幾芝龍就撫同黨李魁
奇挾鍾斌以叛蹂躪中左中左去城三十里許先生日
率父老子弟出軍容甚盛諸賊相戒弗犯先生曰鍾黥
於李吾當使賊自屠之乃陰攜其黨不數日魁奇成擒
斌投水死海患息擢吏科給事中先生以芝龍反覆爲
患乃疏論曰長勝之算在於自強不拔之業存乎根本
烏附可攻毒而續命必藉參苓鍼砭可偶試而養生必

資五穀閩之用芝龍烏附也偶試之鍼砭也選將鍊兵
舉賢治賊參苓五穀也不此務而任一芝龍辦之難哉
會浙東西旱大吏不以聞又上書言浙輸輓之煩加派
之重今民力已竭加以荒旱使民坐而待死不忍言也
使民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復承間言戚畹不宜
與政及論秦晉撫賊之非疏凡數上報聞而已後疏叅
李希揆爲大璫羅織受誣當戍嶺南囚服騎驢出都觀
者歎息至宏光僭號祁中丞世培疏訟先生寃至南都
馬士英欲結先生爲緣先生不可投劾去復入閩見唐
王白鬚戟張跪起而泣出見鄭芝龍流涕反覆勉以盡
力授太常少卿游至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黃臺

兵潰先生擲身百丈巖下兩足血注氣絕復蘇遇兩僧
攜至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強之歸疽發背卒元方
中崇正癸未進士知常熟八閱月不再出先生宰同安
時與大府札論海寇及曉諭約束之文編爲靖海紀畧
四卷照素習聞先生德政因從其臯孫步垣索其稿授
諸梓又著有浪吟集一卷已行世家世事實具詳邑先
輩吳先生太冲所作墓誌銘不備錄邑後學蔣光煦謹
跋

箕田考

箕

田

考

箕田攷

久菴韓百謙著

驪江李家煥
完山李義駿輯

箕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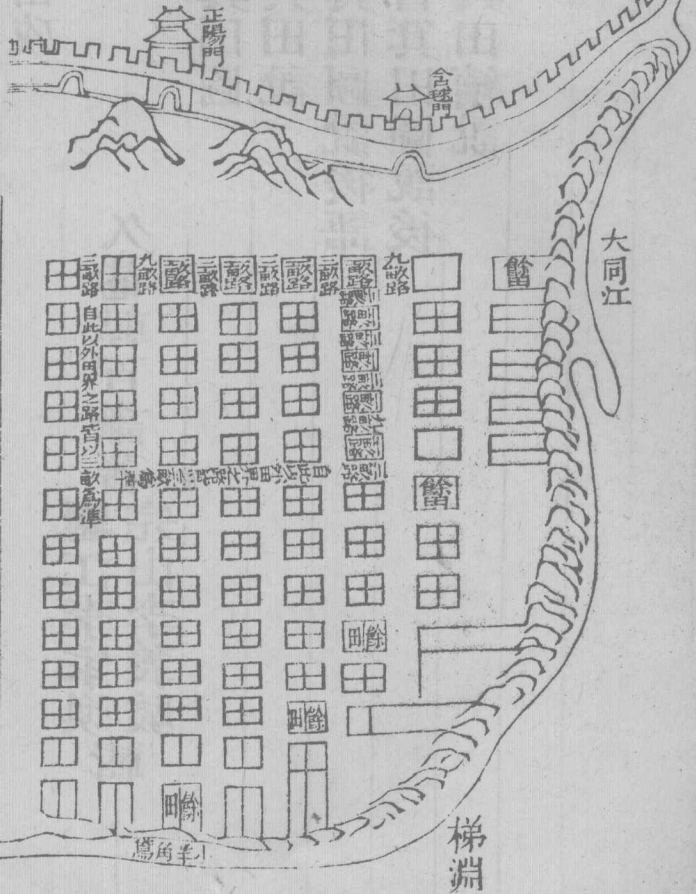
箕田說

箕田圖說後語

書箕田圖說後

箕田續說

平壤府城



院門

齋

長興寺故基

池

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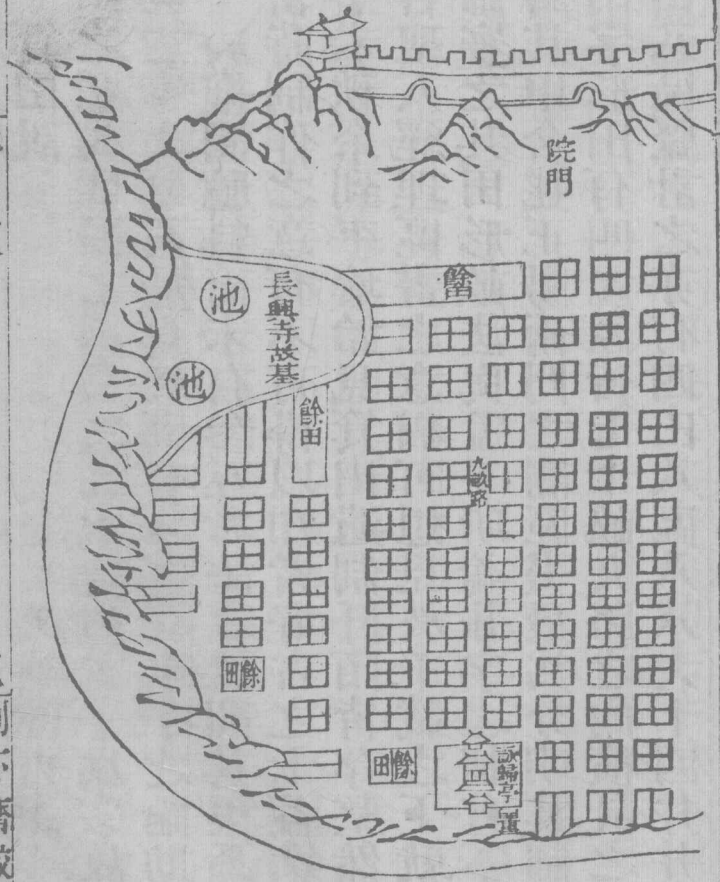
餘田

田餘

田餘

九畝路

談歸亭



箕田說

久菴韓百謙

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爲宗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徵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臆料而未有參互考證之說則其果悉合於當時制作之意有不可得以知者好古之士蓋竊病焉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見箕田遺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亂古聖人經理區畫之意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就其地諦審之其田形畝法與孟子所論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毬正陽兩門之間區畫最爲分明其制皆爲田字形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大路之內橫計之有四田八區豎計之亦有四田八區八八六十四井井方

方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惟茲阡陌數千年來凡幾經變易雖難保其不差尺寸其大略界區以一畝之路界田以三畝之路也其三旁九畝大路由城門達之詠歸亭下似是往來通衢非專爲田閒阡陌而設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爲一甸則亦不無界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界之路或有侵耕失古處則後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畝爲準而正之頗失經界之舊若其以七十畝爲一區四區爲一田兩兩相并則盡一野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六十四井

其井邑邱甸之名雖用周制而以四起數四四成方與此脗合是必有所沿襲而惜其典籍不完未能盡得其制也其尖斜敲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此則鄉人傳爲餘田雖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又不可棄而不用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田廬舍之制雖不可考制田旣非井字之形則與孟子所謂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逕庭矣意者殷之時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旁或皆聚居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未必介於私田之中糞壅耘穫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

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爲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則出在田廬冬則入聚邑宅其制始大備自質而文其因革損益勢有不容已也或以朱子改治溝洫多費人力之說有疑於孟子之言此則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雖勞無怨朱子亦嘗論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數小而書文車軌并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則况此制民常產實發政施仁之大者豈可計其少費不與俱變乎以此推之吾知朱子此說或出於一時門人問答而非平生之定論也嗚呼關閩諸賢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時慨然以挽回三代爲已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殆無所不用其至

而猶有懸空之歎未得歸一之論倘使當時足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而惜乎其未見也因記其所見以求正於知者云

箕田圖說後語

西坳柳根

箕田在於含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爲制皆田字形分爲四區區皆七十畝界區之路其廣一畝界田之路其廣三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三旁又有九畝之路由城門達之江上其尖斜敞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鄉人至今傳之爲餘田亦皆七十畝噫古今人歷茲地見斯田者何限獨公生晚好古欲求古

聖人分田制產之意於千百載後作爲圖說使人人
曉然知箕田一區爲七十畝卽與孟子所稱殷人七
十之說若合符節豈非幸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其中爲公田蓋井字爲形便成九區八家皆私
八區之百畝就公田百畝之區以二十畝爲廬舍八
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畝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藉也孟子論周人百畝之制固爲纖悉至於
殷人但稱七十而助當時諸侯皆去周時之籍况殷
制安保其猶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時又
遠矣不得不因周制而推明之釋之曰商人始爲井

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又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朱夫子旣未得考殷制則以此度彼其爲制自當如此昔韓退之賦石鼓蓋歎孔子不到秦不得見其文若使朱夫子見此圖當復以爲何如以今觀之公田廬舍之制未敢臆度卽此田形而見之四區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爲箕城之田稱之以井蓋久矣井卽九區也今不可輕言爲四區是則不然若論殷周田制之同則八區八家所受之田也推此以往雖千百

區皆然就七十畝之中以七畝爲公田如朱夫子之說則亦不失爲什一也至於廬舍則周時制度大備猶就公田二十畝爲八夫廬舍是一夫之居不過二畝半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區以七畝爲公田而出力助耕之不復稅其六十三畝則雖以一二畝爲廬舍而居之恐亦不害於什一之制也其一夫所居在於七十畝之內邪或宅於邑而受田於野來往耕治邪皆不可得而知也若論殷周田制之不同則七十畝百畝已不同矣何必置疑於四區九區之同異哉所貴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

者其不在於什一之制邪去年曾隨詔使朱學士梁給事中共觀箕田恨未及知一區爲七十畝未得求正遂書此以待後之覽者

書箕田圖說後

岳麓許 箴

西京之南有田相傳爲箕子井田丁未秋西原韓久菴周覽故國形勝遂及於所謂井田者仍其經界逐其阡陌以畝法概之乃七十畝之田也夫七十而助般人之遺法也是時周法未遽徧及於天下箕子以般人行殷法乃其所以也然則七十畝之田豈非箕子之親傳法於我東者邪其田之制韓公作圖以記之但其所謂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

就圖而推之蓋九畝大路之內爲七十畝者六十有四區而方列焉如易之先天方圖八區爲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區之中出其一區爲公田其餘七區七家各受一區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畝爲廬舍計除三七二十一則所餘公田四十九畝七家分之則所助耕亦各七畝通私田七十畝爲什之一雖無明文其制豈不然乎且以周制言之公田百畝計除廬舍二十畝其餘八十畝八家分之則各得十畝通私田百畝亦爲什之一雖有多寡之不同其爲什一若合符節噫今之去箕子凡幾千年遺制之相傳不泯已幸矣而其發明爲殷之制則得吾友而始

焉亦一幸也

箕田續說

星湖李 澗

井地之法朱子亦有未盡究者故嘗言田制既定溝
涂畛域一定而不可易今乃易代更制則其勞民擾
衆廢壞成法煩擾甚矣孟子未親見只是傳聞恐難
信此實朱子灼見王政之大體而推知溝洫之必不
可改也若以孟子集註言之徹法不除廬舍二十畝
而通計則爲九而取一除廬舍二十畝則爲什一而
取一助法亦然若然則孟子何以謂其實皆什一也
朱子什一之解僅合於未有井之時自有井以來皆
不成此數今若不悖於皆什一之制而又無廢壞成

法之疑則斯足信矣卽平壤府箕子井田是也竊疑田字象形古田必似之今其田四區同溝皆如田字樣是必古制而惜乎朱子未之見也蓋九百畝畫爲一井井有九田田方百步一田爲四區區方五十步夏時一夫受此一區以什一爲貢乃四夫同田而井爲三十六夫也殷時田寔多用寔廣則不可不加授故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爲二夫之受一夫所受乃長百步廣五十步雖或長廣不齊古人皆折補爲方未嘗言長幾廣幾王制亦曰斷長補短滕之五十里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亦其例也今以長百步廣五十步開方則得七十步零若干尺大約不過七十畝

而以什一爲公田乃二夫同田爲十八夫也周時田又寢多用又寢廣則又不可不加授故又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爲一夫之受是則所謂百畝而井爲九夫也然則何以謂三代皆什一蓋一井九百畝而九十畝入於公家則三代未嘗不同夏時一夫五十畝畝長五十步乃周人之二十五畝以五畝爲貢乃周人之二畝半是合四夫之貢當周人之十畝也殷人一夫七十畝有奇畝長七十步乃周人之五十畝以七畝有奇爲公田乃周人之五畝是合二夫之公田當周人之十畝也周人一夫百畝畝長百步以十畝入於公家則未嘗易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或謂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三代同然而所不同者只在畝數耳不
可以長百廣五十爲七十此大不然孟子於夏之五
十殷之七十皆不下畝字至周始曰百畝者畝之長
短不同故恐人以夏殷之田錯認以百步故但以五
十七十言其方而已不加畝字以別之且五十七十
云者未必夏殷時成文或者孟子推言其數而以周
制比類爲說故只道其方爲幾何也上焉夏后氏五
十而貢下焉周人方百而徹獨殷其將曰廣五十長
百而助乎宜亦只下七十字而其義自明矣殷人欲
以七十之數爲授則因夏之制合二夫爲一夫正合
七十之數如是則經界無不定矣井地無不均矣而

聖人乃反嫌其不方不計勞已傷財必欲改溝洫而
方其田無或近於膠柱而不通耶余故曰平壤之田
乃箕子因殷之舊而特略變其制焉耳

海昌蔣光煦校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水
經注朝鮮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
法遂成禮俗案箕子陳範敘疇其一五行曰土爰稼穡
三八政則首先以食宜其分藩東土亟亟以農事爲重
則所謂教民田者其卽此井田之法與箕子般人也般
人七十而助當時助法盡廢而是圖尙存其制般先王
之遺澤長矣攷古者覽是圖及後說可以得所參稽焉
富陽董文恭家藏有朝鮮箕田攷槧本因假得影鈔而
重彙之道光丁酉春三月海昌蔣光煦跋

硯石山水誌

爽
飢
山
水
壽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峽石山水志一卷

國朝蔣宏任撰宏任字擔斯海寧人海寧縣有峽石鎮兩山竝峙東曰審山西曰紫微山爲土人遊眺之所宏任因爲之志末有雍正戊申自跋稱舊有志略爲前輩沈伯翰所集其家伏羌令丹厓所訂則仍舊橐增修也敘述頗爲雅潔然兩山舊蹟載於咸淳臨安志者甚詳皆略而不載審山之名沈山宋元時志書皆有辨證亦未徵引而紫微山有東峯磨劔池敘述更爲疎漏惟所載碧雲寺之建於唐大歷中天開圖畫樓

之起於宋天聖間爲足補志乘所未及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 '山', '志', '乘', '所', '未', '及', '爾']

由吳門及海昌中間數百里原野平敞而巍然隆起乃有峽川兩山獨高於橫及騷人墨客遂借以遊憩而山之勝又足發其詠歌蓋自唐白太傅章評事以來迄于貝鮑及今查范諸公登臨覽觀之作不一而足邑乘僅列諸井里而不詳其名蹟不別有以紀之則兩山之負奇特異于數百里間者亦覺黯淡而無色此志略之所爲作也志創于沈君伯翰蔣公丹厓訂定之今其族孫擔斯更爲刪潤嶺雲海月點染筆墨閒而數千年之風雅節烈尙與山川輝映雖哀然兩峯直可作匡廬鴈蕩觀矣余嘗於秋霽登智標浮圖望吾越中諸山淡烟一抹白鳥雙去不禁穆然神往率成短歌蔣子近將纂輯

峽石山水志

海昌 蔣宏任 擔斯

杭州府海甯縣治東北四十五里爲峽石鎮志曰兩山夾水並峙故名鎮東曰審山鎮西曰紫微山

審山俗所稱東山也高三十五丈周七里半爲海鹽轄山多白雲其土赤埴石性多浮杭郡志及寧邑舊志廣輿記諸書謂漢辟陽侯審食其葬此因名海鹽志則謂上有宋臨海南陽二郡太守沈景墓故名俗誤沈爲審也禾郡志又謂鹽邑西六十里逾長湖曰沈山上有宋臨海太守墓又北曰硤石山則沈山與峽判然爲二矣按地勢沈墓應在贊山今東山上有大塚俗稱爲王墳

其爲辟陽墓未可知特無太守墓自前代著作家俱稱
審山未有稱沈山峽東山之宜從審無疑矣

審山南岡嶺勢迴合林木深窅竹間大石聳拔數丈蒼
黑峭潤如巨靈偃立犄然欲搏人數小石亦離立以助
巔有古樹根隨石罅躩草際狀如龍蛇下視居民棘
樊桑戶雞犬聲時與鳥語松風相間幽可避世昔人擬
爲小桃源也山趾有橋俗呼景轉橋橋下碧水瀠洄流
入青松塘東達海鹽縣其間滙爲湖渚者非一區雨時
水氣挾烟而上霏微如沐遠望空濛峽川十二景此稱
桃源着雨

從橋下循山麓而北當山之東溪有烏夜村晉何準寓

居於此一夕羣鳥環噪乃生女諱法倪後選入宮他日
烏復夜啼則穆帝立后之時也因名其村至今其地環
湖背山鬱然深秀貝瓊記云農圃四十家屋參差鱗比
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避世之人耶

由桃源拾級而上爲玉真道院宋仁宗景祐間建舊名
翠雲亭明初建玉宸閣真武殿殿前二石相扼古木盤
踞其上路隅宛如巖關可一丸封也名曰石關院西南
嶺外近水處水漱山根土盡石出勢若東海之揚波起
伏奔壘爲石瀾灘

度嶺而北爲御史吳遵墓吳遵字初泉嘉靖丁未進士
授長樂縣後拜監察御史巡按西江其政績光于史冊

焉西下山麓有許公祠康熙己亥年建許諱汝霖康熙
壬戌成進士由翰苑歷官至禮部尙書 予告歸里性
不立崖岸里人樂其坦易塑像祀焉古者鄉先生歿而
祭于社茲乃創於生時殆所謂殊時異世不相襲禮歟
祠右百餘步有靈龜池邑志云大龜出曝卽雨唐肅宗
乾元中於池上建靈龜寺宋眞宗祥符元年有過海頭
陀榮法師改建崇福寺久廢惟池尙存循池而北舊有
延聖妙智院建于宋徽宗政和二年至高宗紹興元年
改妙智閣明萬歷四十年又改大悲閣供大慈像每歲
二三月遠近士女獻香禮像卽藉以踏春遺鈿墜舄時
亦不免年少嬉逐若狂有識者不能無蘭芍之嫌

閣前西北隅爲北亞山審山之西阜也齊海鹽令周顒
至此謂其林阜清疎亞鍾山之北境故名俗誤稱北野
山其山庫不數仞無尺葉寸菁豈今昔殊勝與東望崇
岡深麓間花宮玉局磴道浮屠高低層疊之勢橫列如
屏惟晴空展步寓目纖悉風雨則失之矣故北亞晴嵐
取景以此山麓細流若帶曰石魚涇通長水

涇上明嘉靖孝廉聞嘉言任亳州知州歸田後築別業
居焉臨流負山與大悲閣相映時號小輞川又稱北山

雲莊今廢

煦案海昌勝覽
作聞人嘉言

由大悲閣南度小橋東上爲東山亭再上卽東嶽廟剋
於元至正間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道士崔如琰復

新之上增高閣飛翬際天康熙初年左建文昌閣右建張仙祠惜廢無存坡上爲三元殿久圯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宗伯陳清恪公重建殿後有峻嶺嶺上爲蓬萊閣今圯殿右爲廣靈周侯祠嘉靖間顯神于此建廟祀之康熙九年于後坡建夫人殿殿後地甚平衍因名平山相傳吳越錢王曾習兵于此空曠爽塏足散人懷稍東南舊有宋真定郡忠憲王後裔趙忭墓朱太僕禋云忠憲王建隆初翼戴藝祖由宿衛爲親軍南渡後其子孫賜第于峽今趙家滙其故址也王之女字宮梅善屬文未笄而卒祔王墓所芳魂不泯往時降乩自序其幽恨有惱殺夜來霜芙蓉已早傷又香消玉碎薜蘿村

若箇臨風奠一尊之什今其後夷爲齊民且彫零垂盡
墓亦遭發傷哉南爲磨劔石旁石潭一泓寒光清澈邑
志云錢王曾淬劔於此至今鏽痕齒齒昔人因有劔石
寒潭之咏北則洗眼泉眠牛石下有古墓橫亘山腰窿
穹如數間屋相傳辟陽侯墓正在於此雖無墓表碑碣
邱壟尙存聞昔有犯之者中出毒蟲螫之乃止夫宣聖
衣冠猶遭顛倒茂陵玉盃尙出人間古來封鬣遇發邱
郎將摸金校尉墮突者何限獨此墓相戒蟲螫果神物
護之耶

東爲三笑菴僧澹哉所啓也疏泉剔石結茆其上俯視
阡陌縱橫浮沙出沒正同荷錢貼水而海面九十有九

峯環之特標一勝惜澹哉物化而此菴亦浸廢矣菴嶺
爲鬪雞石貝瓊曰兩石對峙宛然老距當場奈近爲童
豎擊壞不復爭季邠之雄矣

白石畔北行三百餘步有碧雲寺唐代宗大歷三年禪
師法欽賜號國一者勅舊名崇惠菴元末燬於兵明洪
武二年僧懷宗復建萬歷間始拓爲叢林崇禎八年更
營閣於後置貝葉若干卷寺遠市廛幽絕他處於鐘殘
漏靜時蔭竹栢影聽梵唄聲驚葉發機無不入妙若夫
碧雲夕照蓋東山踞峽川之東而碧雲又東山之東北
隅日逼下春遙望西山已在千重虛翠間而落照一規
更掛西山之西反射明湖金波潏泐倏合倏開正如佛

氏所云海若獻琛但覓珊瑚貝髓璣鏡夜光雜寶錯陳
碧雲之景必以夕照爲最云寺左上旁涌中陷者爲鉢
盂頂泓然石罅者爲天眼泉隅削顛夷者爲唐海鹽攝
令劉長卿讀書臺盤旋幽曲者爲國一欽禪師展身洞
師苦山無水喝石石裂泉溢穴不深丈旱不竭汲名喝
石泉後人嫌淺隘鑿令深廣而泉或時涸靈泉非凡夫
得增益也聽雲軒臨泉上境亦清冷寺後最高處烟蘿
四合巖草豐茸其怪石嶽崎有玲瓏眠雲諸石及佛手
巖冷雲窩之勝遊屐鮮至噫武陵桃源自漁翁黃道真
後能問津者何人更有俱胝洞唐俱胝禪師悟道處可
容二三人靜坐足以消夏寺南一峯特秀似菡萏晝舒

此石山志 五
亭亭翠微中俗稱兜整峯又稱將軍帽不若字以蓮花
峯爲雅也峯左有逸士唐丹泉墓諱俞廉潔高隱詩畫
兼優表具于墓又明之鄭虔林逋也

峯下舊有宋時韓墓肅衣亭今廢岷然冠碧雲上者曰
觀海峯山之絕頂極目東海潮氣遙蒸白光蓬勃有無
間髣髴張楷裴優各作大霧較里數多少時

上有智標塢宋僧智標所建按僧朱氏子叅賢首宗教
嘗住常州華嚴院太守命祈雨杲日中祭龍龍現甘雨
隨注後以寒食日集衆說偈而化塢于審山明嘉靖三
十四年遭倭變雲檐綵桷強半付之祝融至萬歷四十
三年蜀僧瑞林重葺之僧于塢下得何首烏大如斗食

之齒髮重新壽百有六歲順治間塏傾頽甚住持募修
功已垂成爲雷震明年又震又明年塏院復火十年鳩
工廢于一旦山靈豈有待也康熙三十四年黃灣南僧
宏通感潮音而至矢志復修沈文若等力爲領袖六年
功始告成近日就傾圮年不順成欲修而未果也塏踞
高勝登其巔萬像眇小平疇莽蕩汗漫無極近望橫及
諸山如青螺頂浮湛野烟遊氣中遠者淡雲一抹而已
直下東北偏雄崖斗絕其色赤寒泉瀉瀆惜無迅瀑下
瀉作眞珠簾若汲以瀹茗味絕勝名赤壁從色也亦名
半月象形也近者石泐壁傾倘有好事復舊蹟幸甚
從泉所攀蘿篠而下有醉眠石昔有一人醉臥數日見

者蹴起之曰予劉伯倫也偶此醉眠何攪爲須臾失所
在石在郤氏墓旁

又北折西上爲走馬塘周穆王時諸侯徐偃王叛逃會
稽潛匿于此追兵夜及有神馬數百環山馳驟護之得
逸去塘因名下望長水舟行如鷗泛幾欲俯身狎之

塘之下蒼松翠栢臨水皆邱墓墳堂而節婦祠尤特表
焉婦李氏適里人吳仲嘉少寡苦志育孤六十餘載子
天聲敦孝行力行善事雍正五年奉 旨旌表

塘之上有孫公洞康熙初年里人孫宇標所鑿因溪成
潭深丈餘穿石爲門廣四五尺逶迤深邃入其中恍然
別一洞天結屋當山之坳自山外周圍視之幾不知從

入之徑近爲審山名蹟

出洞口而南正當山之半名半山有東廣福禪院宋神宗熙甯元年建院塑白衣大士像大士慈悲現婦女身說法愚民妄謂宜男亦未見大士五十三相耳

院後古梅數十樹老幹橫斜花時如雪周珽構精舍其下額曰飛雪軒按珽字青羊雅工畫吟咏以蒲萄擅名蜿蜒生動尺寸有尋丈之勢晚年著作甚富如廣孝錄疑夢編唐詩選脈至今膾炙人口焉後俗子扳折院僧甘尋斧柯惜哉

院以東宋仁宗天聖年間建天開圖畫樓所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當不殊王元之記竹樓也恨廢于明宣德

時出院門梯而下梯盡南尋得葛翁丹井窈然而深潏然而冽中有五穴通峽石湖貝瓊記云汲者往往得丹砂如霞片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井上舊有葛仙祠宋崇甯三年建今廢元延祐間有無名氏題祠壁云勾令仙踪曾此棲石潭凝碧草痕齊荒山遺廟無烟火獨倚長松聽子規出清江詩話或曰此卽葛洪顯跡也井旁修竹萬竿盡點湘斑靜憩其中疑擘九疑之雲而帝子姍姍下也竹西土墳起廉隅方幅者人稱顧况讀書臺山勢環擁如窩谿徑窈窕林樾蒙密葛蔓藤梢復絡繹若帷幄所謂書臺積翠之景也逋翁更有別墅歲久無存止長松一本離奇詰曲老骨支天豈逋翁所咏門

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者是耶近年亦厭棄
人間惟畱委蛻當是化作蒼龍隨逋翁去矣臺外西偏
有石屋北有箬帽洞俱可棲隱

紫微山高十八丈周一里其土黃壤其石多火唐長慶
三年中書舍人白居易刺杭州秋八月登此山望峽石
湖中書爲紫微省山以人傳故名舊有居易碑記嘉靖
中關西孫太初微山詩有白傅斷碑樵斧礪之句以知
礪斧碑石猶在而今不見矣夫昔人得呂梁古碑文泐
可認者止三十六字猶護如拱璧視此不大可慨歎
山南大刹東晉武帝甯康間尙書張延光捨宅所建初
名志願至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敕支本縣稅錢修飭

唐末遭燬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營田將吳仁受捐資
復建成于太宗雍熙二年乙酉距經始時已二十有二
年工亦艱矣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賜額惠力寺宋季又
燬重建于元順帝至正二年壬午迨明洪武二十四年
始拓爲叢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僧惠銘仍庀材鳩葺
隆慶庚午工始竣相去亦十有三年 本朝順治十八
年慧幢法師更新之成于康熙八年己酉不十載而輪
奐巍然視前此仁受惠銘爲獨速也寺背山面水門當
一橋卽邑志所載紫微橋在縣東北六十里下跨峽石
市河者是也元大德七年建俗傳山後泉上小石橋者
誤門外法幢二東西掖門二東曰歡喜地西曰正法門

東掖之東爲韋馱堂西掖之西爲總管堂舊有遐觀樓
今廢無攷中門三楹內塑青葉髻樓至德二如來化身
金剛東西向遊方者至皆云法象偉壯甲于天下門旁
兩雲鼓石各鐫龍盤石色潤如青玉百餘年前龍口忽
出水幾淹峽鎮里人斷其口始絕彌勒佛座下大石一
方云是張尙書家搗衣石石無奇因尙書傳倘猶陸魯
望表鬱林石于門乎由夾道而入爲大雄寶殿殿內古
壁二傳是公輸幻形所築文理迴旋莫得起止異哉以
鬼爲之亦勞神矣貝清江記云壁有畫龍二一驤首洪
濤中一旣飛而返顧乃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夏葉茂
章所作漫滅不及見殿後有大士殿殿前左有鐘樓鐘

初艱于鑄大士爲現村嫗投金釵冶中始成至今釵痕
閃爍可辨聲聞二十餘里舊有鼓樓相向今廢鐘樓之
東昔爲飯僧堂貝記云有宋張卽之書勝功德海額又
三賢祠宋紹興末所建祠祀晉捨宅尙書張延光宋御
史崔昇迪功卽倪滂皆有功茲刹亦躋祀焉三人並爲
伽藍堂祠廢後其地竟爲寺僧茶毘之所明天啓五年
寺僧梅溪卽其地剏爲禪堂前爲伏魔殿東有張尙書
井今在深省山房

禪堂稍東北爲唐仙人馬湘宅宋僧贊甯惠力寺記云
左及馬湘之宅是矣宋大中祥符閒改宅祠湘今已廢
作民居按湘字自然隨魏伯陽學道雲遊後歸省兄兄

適出湘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俟兄三日不歸卒兄歸感慟曰弟學道有得此歸示寂以絕我望乃具棺殮葬之東園是夕棺中砉然發聲人咸驚異時唐大中十年也未幾東川梓潼縣以馬道士上昇奏敕發浙塚驗之止竹杖而已至今小邱壑積丹井依然東園之名終未泯也時或風月清朗自然羽衣玉杖飄然而至奇矣邱北放生池產異螺無尾陰雨能變五色昔聖僧自西域來取人家螺殼投池中得復生故又名祖師池池上舊有祖師殿廢池亦不盈咫矣由東掖門上爲關帝閣嗣改魁星閣架磴道上今廢閣後爲紫微泉泉出石罅澄泓莫測宋孝宗淳熙時邑令

此石山方志
鍾必萬發爲大井覆以亭曰漱玉亭今亭廢而泉亦竭矣

循井迤北入小門奇石特立者曰盤陀高二三丈周百圍藉令植美箭疏清泉羅而置之堂廡間何啻不作米家供乃半入土牆餘亦沉沒于蕭莽矣蛛絲豕突號爲穢區茲石之遇固然耶

泉之西卽西廣福院唐憲宗元和中里人宋坦捨宅爲之宋眞宗天禧間僧辨親于仁宗朝召見賜紫號慧悟禪師神宗熙甯間始賜額大聖寶殿孝宗隆興中更名泗洲殿宋末燬重建于元成宗大德口年有宋李肩白碑記趙子昂殿額數年前爲鄉人踏裂尙可聚摹其內

供桌雕鏤工巧非常傳是賈萬戶妝臺賈黃岡里人乃元末與明太祖共逐鹿者殿鼓匡獨木刳成石礎皆作覆蓮花形有一礎韞玉賈人識之院東覽遠樓貝瓊記曰登樓望海弱水三萬里宛在其下而蓬萊雲氣隱隱接于闌楯今廢無存徒與天開圖畫樓同一慨爾殿外東南隅有鐘委地青翠斑駁古色照人唐時物也順治丙申當事者檄縣取銅鑄大礮胥吏請以上輸今復作亭懸之蒲牢如故清響鳴霜則邑令秦嘉系也

再西爲周氏宗祠康熙壬辰建祀明季周宗彝按宗彝字五重崇正己卯舉于鄉及國變戶科給事中熊汝霖以兵入海甯宗彝亦起兵峽石王師破峽石宗彝死之

其弟庠生啓琦格鬪于里巷刃中腹腸出納腸而戰截其頸而仆彘之妻卜氏聞變遂攜幼子及二妾朱衣紫衣投青蘿池而死次日族人舉其屍三人相抱幼子而出其面如生一時全家侍婢及親族婦女來避從死者四十八人

由磴道達山巔乃五顯靈官殿建于唐僖宗光啓中至宋治平甲辰重建葺于明宏治嘉靖間廟中祈夢最靈鶴湖孝廉陳增新將謁選往求兆夢神示詩一聯云憑將刺股懸梁志散作河陽滿縣花覽畢瞥然而覺莫解所謂未幾授江西一令蒞任才三日神氣騷擾匆匆作家報闔戶自縊家人急救得免越數日竟投繯死豈此

地有宿冤數已前定不可得避耶其靈應如此康熙二十五年敕天下除五顯神改爲崇正書院內祀文武二神其殿前石刻紫微山三大字宋樊世卿書又石刻唐章孝標詩俱遒勁可傳

由磴道下東過漱玉亭翠微間林木延賞人行萬綠中不知有夏東麓之勝于此爲最舊有翠微深隱亭正面東山林壑秀列如披圖畫今亭無存又東下數武卽萬竹山山側石磴一百八級名百步石石盡處得山浜舊爲張尙書養拙園池館廣百餘畝故外水稱花園浜遊人泛舟由長水入浜直艤山趾登岸歲久填淤其猶存者如溝澮而已

溪東橫隔一溪東岸爲崇惠寺卽北寺大理卿朱逢吉碑記云元武宗至大元年西巖教公結茅于此漸廣林舍崇慧菴旣浸弛明洪武十五年壬戌復建法堂越十年辛未構大雄寶殿敕將四果圓覺勝果三院并入遂成叢林其地逼山故邑志載崇慧寺在于紫微山東麓也

寺後爲塢影湖凡塢影着水皆倒此處獨直正值沈氏祖墓前墓旁古木一株爲龍攫剝存膚片槁至天啓甲子枝葉復生越四年丁卯裔孫沈端舉孝廉俗以爲瑞從墓所望山頭雲根亂插者鶴亭仙洞在焉山赭無林木石勢縱橫若臥若立若擠若負若拊若倚若突怒而

欲觸若欬頽而欲墮若奔猊若蹲虎種種異狀正如柳
柳州云疏密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東北一石陡立上
復斜倚巨石訝然洞深丈餘酷似有人琢磨砥礪者曰
紫微洞亦稱仙人洞馬自然煉丹于此羽化後白鶴飛
還洞口徘徊旬日方去好奇者擬爲緱山遼陽故事立
白鶴亭以表之址尙存洞旁大石矗起頂復平曠容數
十人爲禮斗巖一名仙臺相傳馬自然丹成登眺處北
下法華菴僧悟禪持法華甚精進寓于菴後劬土忽見
如鱗鱗者數頭異之劬益力得泉一窪底皆石石有七
竅泉從竅仰出輕清而甘昔唐高僧晏公于嵩山會善
持誦法華龍爲出泉于寺左供汲今茲泉也悟禪何異

晏公牧雲和尚來遊取法餘二非真之義名曰不二泉
菴廢泉無恙也

東爲沈節婦潘氏墓氏早寡乏嗣苦節四十餘年卒天
啓孝廉沈端捐資地以封樹邑令虞山時敏立石表墓
翰林吳太冲作誌銘傳之與審山吳節婦墓東西對耀
有光山靈合附紀焉

由西掖門入有高閣東向爲唐宋收藏三車之所其建
置歲月未詳紹興六年丙辰寺僧迎佛牙供其上因名
舍利閣載宋聞人符碑記理宗端平中廢元仁宗皇慶
初興復改圓通閣俗以閣在大殿西偏稱西方殿閣前
功德池池中發骨塼數十年間池漸小非復舊觀稍北

行西折爲丹井樓井在樓陰汲注瓦餅以松火發之水
味自別明胡虛白詩仙人葛稚川煉石紫微山孫子良
詩借宿還登丹井樓若謝遷宋徽各有丹井樓詩則知
葛洪丹井不獨在審山矣

井西爲放菴國初有墨浪師能詩善畫瀟灑不羈于此
洗石誅茅作焦先蝸牛之廬地偏據勝老樹百餘章繞
籬壓徑倚徙靜便墨公社外得查伊璜范文白家丹崖
諸名宿品水談詩無曠日菴後遠眺南盡天際浮翠隱
隱非雲非氣墨師謂是會稽諸山也

北有西爽菴僧無量建西爽之南有白水菴菴中泉色
白而甘沈孝廉舉泉以名菴有老梅二樹蒼瘦扶疎蔭

此石山元記
四
滿廣庭花時玉綴珠縈清芬絕俗宛然一幅楊補之得意筆墨也石浪師作精舍人與梅晤對幾三十年卒時命葬此當是林逋後身更從白水西望有亭翼然臨路隅者爲西茶亭白水僧每于暑月續趙州家風以濟行人

微山南麓按宋志舊有勝果寺建於唐穆宗長慶間俗稱南寺是也明初并入崇慧寺其址廢爲民田橋之名今猶未更順治丙申冬住持超祖復建三元院康熙口年復火僧朗月重新之每遇神誕士女雲集近爲峽鎮名刹也

院東昔有淳朴園正嘉間隱士沈天用築有酒虛閣藕

花灣白鷗沙柳塘渡鶴缸通樵徑芙蓉溪諸勝按古杭
雜志載沈紫峽山人構園時非騷人墨客不與之遊庸
人罕得窺其園者一日有小兒求見自云橫山顧氏子
隨父出鎮聞先生高誼故來謁耳公問客何能曰能詩
因指池中浮萍爲題限場香梁等韻卽口占云雨打風
飄無定場幾回沾惹芰荷香有朝團聚沙灘上燕子啣
來遶畫梁占畢辭去沈公愕然明日遍訪無有知其人
者人以其爲顧逋翁之靈云鄭尙書曉謝詹事不文待詔
徵明倪翰林宗正皆有詩載淳朴園集惜遺蹟莫畱當
是一園焚于萬燹也

審山南下爲東南湖紫微山南下爲西南湖總滙爲南

湖卽白居易所登望者或稱鵑湖湖中一洲東南繞曰金腰帶名無攷湖乃天目支流北通長水秦時夾谷水也按柳琰嘉禾志夏浚海鹽舊志俱云峽石吳越分境時名夾谷谷水出焉再攷魏鄴道元水經注唐陸微吳地記曰谷水出吳小湖經長水故縣卽峽石所出上谷水也湖闊百餘丈每烟空人靜月上風微波縠晶瑩作一片琉璃光繞湖人家或逗疎燈幾點若晨星明滅林外欸乃漁歌時復斷續于汀蘆渚蓼閒爾時或弄桓笛或藉蘇枕庶不負南湖夜月也

穿市河而北過環秀橋回望兩山東西並列如旗鼓中流羅星係嘉靖閒侍御朱有孚所築懷宗時周青蘿復

培廓之號隆興墩以其當隆興港口也康熙五十年辛卯里人共構一亭于上供文武二神延僧掌之東岸一墩號小隆興作犄角之勢此兩山之口長水之首自此則北入橋李界矣

峽石山水志終

族孫光煦校

宇宙間不乏佳山水然或地處奧僻高人逸士遊屐
之所未經耳目之所未及則其地不傳卽或傳其地
矣更無人焉如史遷柳州其人者爲之蹈揚發越於
以贊天地之所逮則山水之真面目不出故吾謂物
情蕃變理貫三才倘人工未洽則山水雖佳終埋沒
於荒烟蔓草中者所在多有吾峽當蘇杭孔道爲名
人筇屐之所必至自晉迄今古蹟班班可考或散見
文集或載諸邑乘不一而足要未有彙而爲志者有
之自峽石山水志略始志略一書係前輩沈伯翰所
集家伏羌令丹崖所訂定者也向鐫於畱素堂外集
迄今棗梨殘缺世人罕覩今春杜門家居搜簡陳篋

偶得是編竊喜兩山有靈藉以不泯卽欲付之梓人
奈陵谷雖未變遷而寺觀不無改易因據原稟聊爲
增刪是亦樂操土風之意且令後之作者得以考其
興廢之由耳敢云續志乎哉雍正戊申夏五東湖蔣
宏任跋